

目錄

时代的异象



第一篇 神经纶中的异象

第二篇 事奉主的异象

第三篇 主恢复当前的异象与实行

第一篇 神经纶中的异象

[回目錄](#) [下一篇](#)



祷告：主，我们倚靠你的宝血，求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渴望活在你的交通中，没有罪没有恶，没有任何违背你的东西，在我们里面遮蔽我们，使我们失去你的光，断了和你的交通，不能享受你的同在。主，作我们的赎罪祭和赎愆祭；我们不愿只有宗教的活动，和事工的忙碌，却没有你里面的同在，没有摸着你自己。

主，在这样的训练中，保守我们留在你的交通里，摸着你的心意，摸着你自己，使我们不仅客观领略你圣经上的话，更主观懂得你在我们里面的行动，就是你今天在召会中的行动。主，眷顾我们，对我们的深处说话，使我们不仅受教导、得鼓舞，更能认识你的道路，蒙你保守，被你得着，让你托住。愿我们在你里面，天天融化我们，使我们和你有真实的调和、交通，而能有真实的长大。愿我们在你里面得着宽广的道路，能够无处不通。

主，我们在这地上行走，常有亏欠，也常受玷污，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洁净我们所受的玷污；拯救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污秽，使我们的心思、心、灵，连同我们的良心，都能明亮。主，愿我们在这里的交通，有纯净的水流，明亮如水晶，没有一点黑影或遮蔽。求你给我们敞开的天，除去一切的遮蔽，使我们的说话、听话，都在一位灵里；无论说到那一点，我们众人都能摸着，也能在灵中跟上，并进入。求你引导我们在你里面受你栽培、薰陶和供应，使我们在里面有真实的长大。主，引导我们说同样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定规，只愿随着你的灵行动。一次过一次，求你向我们说你心头的話。阿们。

事奉主必须有异象

本篇信息，我们首先要来看事奉主者该有的异象。

何谓异象

在事奉主的人中，最重要的两班人就是长老和同工。照圣经来看，一个事奉主的人，必须要有异象。这一点我们已经讲了许多年；甚至从主的恢复在台湾开工头一天起，我们就题起关于异象的问题。二十多年前，这个问题影响了一班青年人；他们觉得自己看见了异象，就起来自命为“异象派”，并且同时定罪一般年长的圣徒没有异象。

然而对圣经的辞句，人了不了解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有的就是了解了，但了解得准不准确又是一件事。旧约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这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异象，百姓就会放肆，如同脱缰的野马发起野性。在新约里题起异象一辞，最明显的就是保罗。行传二十六章，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辩时，就在十九节冒出一句话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因此，要明白“异象”这辞的意义，就要先明白保罗说这话的上下文。

在十九节之前，保罗说到，他曾是热心的犹太教徒，为他祖宗的宗教和遗传大发热心，到一个地步，不能容忍在犹太人中还有别的说法和信仰。然而，当时却有一班基督徒，他们说、所传、所行、所作的，与保罗所谓犹太教的规章和渊源不同。那时保罗的家乡大

数城，位于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转角处，正当交通的要冲；而当地有一所希腊大学，所以大数就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大学城、文化之都。保罗是在这里受了最高的教育。另一面，他也投身于犹太教中最严紧的教派，作了法利赛人，在最著名的教师迦玛列门下受教。可见他是一个有学习、有雄心、有作为、有抱负的人。

当他还是个年轻人，他就从犹太教的大祭司得着权柄，将许多圣徒囚在监里，并且投票定罪要杀害他们；在各会堂屡次用刑，强逼信徒说亵渎的话，又格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他还向大祭司求得文书，领头去捉拿一切呼求主名的人。就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主来遇见他，向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踢犁棒是难的。”保罗问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主对他说，主已选定他作执事和见证人，将他看见主的事，和主将要显现给他的事，都见证出来，并且差他到百姓和外邦人那里，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但权下转向神，又因信入主，得蒙赦罪，并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最后保罗下结语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见徒二六 4~23）。保罗从前在犹太教事奉神，凭藉的乃是遗传，不是异象。但自从他在往大马色路上遇见主、蒙召、被选定开始，他就成了一个有异象的人。从那时起，他的事奉就受那异象支配。

因此，关于“异象”这辞，我们所注重的不是旧约所说的，而是保罗在行传二十六章十九节所说的。但是，圣经中的真理，从来不能单凭一节就下断案；每个真理都需要以全本圣经来解释。好比身体上的器官，都不能单独，必须以全身体为骨架；照样，每个真理都必须以整本圣经为骨架。全本圣经乃是神启示的整体、骨架。所以，要认识什么是“异象”，就必须从整本圣经来看。

许多基督徒读过戴德生的传记；著者清楚说到，戴德生在年幼时，就觉得自己该去中国布道。他确实参加了一个布道会，到中国沿海一带传教。后来他放假回国，有一天他到海边，独自安静亲近主，那时他眺望大海，觉得自己似乎一眼穿过大海，瞥见在海那边的中国内地，有四亿将亡的灵魂。他感觉神要他完全为着那些人，把福音送到中国内地。当下他就接受了这负担和使命。那就成了戴德生的异象。戴德生立即将这看见交通给他所认识的基督徒，许多人起来响应，因而成立了“中国内地会”，在以后四、五十年间，打发了成千上百的人到中国内地去传福音。

戴德生所看见的，到底是不是神近代的一个异象，值得探讨。那么大的中国，当时的确极需福音的传扬；从这眼光来看，戴德生接受这托付，实在也是一个“异象”。但这到底是否神在这世代所赐的异象，却是一个问题。所以关于异象，我们必须回到整本圣经来看。

从旧约的纲领看神所赐的异象

从亚当到撒母耳

圣经有六十六卷。旧约是从神的创造，或者说从亚当被造开始，直到主耶稣的降生，共有四千年。真理课程第一级前两卷，说到旧约和旧约的纲领，目的是给我们看见，历代神所赐给人的异象。我们必须看见，在每一个时代里，神只赐给人一个异象。我们在亚当看见神的救赎；在亚伯看见神救赎的路；在以挪士看见人对神的需要，并人呼求神，而得享

神的丰富；在以诺看见蒙救赎，而走救赎之路的人与神同行；在挪亚就是与神同行的人，与神同工建造方舟，应付了那一时代的需要。

然后我们在亚伯拉罕看见神的呼召，神的应许，因信称义，凭信而活，以及活在与神的交通里；在以撒看见恩典的承继，安息与享受；在雅各看见神的拣选，生命的变化，以及生命的成熟；在约瑟看见生命成熟作王的一面。接着在摩西、亚伦、约书亚、士师们，我们也都有所看见。到了撒母耳，我们看见拿细耳人自愿奉献，取代了命定的祭司，结束了士师时代，带进国度时代。在行传十三章，保罗提到这历史，说，神怎样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又借约书亚带他们进了迦南，把美地分给他们为业；而后在他们中间设立士师，直到撒母耳时，就带进大卫王；这些过程大约历时四百五十年。

士师时代的算法

我们必须学习用圣经解释圣经。生命读经的训练，完全重在生命，不太重在所谓历史、家谱、年代，所以关于生命的注解就很精粹，但对于历史年代就不太解释。行传十三章二十节保罗说到，“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直到申言者撒母耳的时候，约有四百五十年。”对此，权威的说法就有二、三种，所以正确的时间很难断定。然而，因这时间与当时的异象有关，我们就只好深入查读，到底这四百五十年是怎么算法。

王上六章一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四百八十年，所罗门作以色列王，第四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之后约书亚当政二十五年，经过士师时代，直到撒母耳结束，保罗在行传十三章二十节所说的四百五十年，必然包括这段时期。这段时期之后，大卫作王四十年，然后就是所罗门作王的时代。保罗所说的四百五十年，没有将扫罗算在内，因为他作王时另有一个对立者，就是大卫；那时可说并没有神所设立的正统君王，统一全以色列。因此严格说，在以色列统一之前，都属于士师时代。

虽然扫罗是神所设立的君王，但在神眼中，属灵的事不是扫罗说了算，乃是撒母耳说了算。撒母耳兼有申言者和士师的身分。所以，当时表面是扫罗作王，实际上在神眼中，乃是撒母耳在那里作士师。至于大卫，虽然很早就被膏为王，但那时在神面前说话算得了数的，不是扫罗或大卫，而是撒母耳。甚至大卫作王的头七年半，他的作王也不算数，因为那时扫罗家还未败亡，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还在玛哈念为王（撒下二 8~11）。所以在神看来，那时仍是士师时代。

据此，我们得到一个清楚答案：士师时代的结束，应当从大卫作全以色列王开始算起。大卫统一全以色列国，正式作王，国里再也没有什么紊乱，共有三十三年。根据王上六章一节，从出埃及到所罗门作王的第四年，共有四百八十年。所以减去大卫作王的三十三年，和所罗门作王的前三年，剩下四百四十四年。这正符合保罗所说的有四百五十年。二者相差不过六年，所以保罗是说“约有”。

在将近四百五十年的士师时代中，虽然包括扫罗作王的四十年，但神不算他作王，因他不是异象里作王；撒母耳却被算作是士师，因他作士师乃是有异象的。这从士师时代因着撒母耳职事终了而结束，得着证明。然而到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才是士师时代完全的结束。换句话说，正统君王时代的开始，不包括大卫作王的前七年半。那在神看还是虚位，

因有人争夺王位，国内仍处于兵荒马乱之中；在那七年半里，以色列人并没有在异象里的事奉。虽然扫罗作王，大卫也作王；但真正在异象里事奉的，只有作士师的撒母耳。

根据时代的异象事奉神

我们必须清楚，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异象，我们必须根据那个时代的异象事奉神。以挪亚时代为例，按圣经的记载，当时全地好像只有挪亚一家——他和他的妻子、三个儿子、以及三个儿媳——事奉神。事实上，我们是否相信，那时只有这八个人事奉神，其余的人都去拜偶像？或许我们从未想过这事，然而无论其余的人是否事奉神，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们无分于方舟的建造。因此，他们的事奉在神看是算不得数的。

或许有人会问，当挪亚一家八口忙着建造方舟时，难道全地上就再也没有敬畏神的人么？我们可以从历史推论，在挪亚时代，绝不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事奉、敬拜神。至少中国的先祖们，也是事奉、敬拜神的；他们敬拜神的方式，有许多地方和旧约相似。孔子是主前五百年左右的人物，他曾说，“获罪于天……。”在路加十五章浪子的比喻里，浪子回家时，也是对父亲说，“我犯罪得罪了天。”古时无论东西方，都把当作是神的一个表征，因为古人一抬头看到天，就想到神。故此，古时的确有许多人寻求神、认识神，并且根据他们的认识事奉神。然而我们必须看见，虽然同时有许多人事奉神，却只有挪亚一家八口的事奉，是有异象、蒙神悦纳的。

要在异象里行动，跟从有异象的人

当拿撒勒人耶稣出来事奉神时，有一班加利利渔夫作门徒跟从祂。在人眼中，这一群加利利人简直是胡闹。表面看来，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到祂三十岁时，都是生活在拿撒勒地，关于事奉神的事一点也没学过，却胆敢在祂三十岁时出来尽职。不仅如此，竟然还有一班无知无识的人跟从祂，甚至还有一班妇女供应祂。他们一直跟从主耶稣有三年半之久。你想在那个时候，那些法利赛人、祭司长、经学家、长老怎么看待这些人？这些人有渔夫、税吏、主耶稣的亲戚，还有一个被七个鬼附过的女人；他们来在一起事奉神，岂不是胡闹？

当时在以色列人中，还存留着一个像样的圣殿，是费了四十年工夫才盖造起来的，有利未支派分二十四班次，按序供职祭祀的事，或作利未人服事器具、宰杀祭牲，或负责在铜祭坛上献当献的祭，如每天的燔祭、赎罪祭、安息日献的祭等。从人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事奉的确有规模；然而他们的事奉是否在异象里？我们都很清楚，那班在圣殿里供职的祭司，他们的事奉并不在异象里，而是在遗传的传统里；乃是主耶稣和那班跟从祂的人，他们的事奉才是有异象、并讨神喜悦的。

因这缘故，那班跟从主耶稣的人，乃是有福的。在这班人中，领头的是彼得，常常说胡话；还有一个被七个鬼附过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以及一个火热爱主，把价值三百银币的真哪哒香膏玉瓶打破，膏主耶稣的马利亚（约十二 5）。表面看他们很盲从，因为只有主耶稣得着异象，彼得、雅各、约翰、马利亚等都没有得着。然而，他们却认定主耶稣的道路，一心跟从祂；祂往东他们就往东，祂向西他们也向西；祂跳海他们也跳海，祂上山他们也上山；祂下加利利他们也下加利利，祂上耶路撒冷他们也上耶路撒冷。他们心里认定，只要跟着主耶稣，就不会错。

在约翰十一章，拉撒路病得快要死了，主耶稣知道后却没有立刻行动。等过了两天，主耶稣对门徒说，要到拉撒路那里去。门徒就对祂说，“犹太人近来想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么？”主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叫醒他。”门徒没有办法，只好说，“我们也去和祂同死吧。”（1~16）。可见门徒实在是盲从；他们并不清楚怎么回事，却还是跟着去了。或许在人看这是盲从，然而却是讨神喜悦，有异象的。虽然，这异象不是赐给他们每个人的，但只要他们所跟从的人有异象，就够了；他们只要跟从那位有异象的人行动，就是神所要的。

从新约的纲领看神所赐的异象

今天有好些基督徒批评我们：“你们也太大胆了。这么多的宗派，这么多的基督徒，你们一概抹煞了，只认为你们自己有异象。”有的圣徒就曾遭人质问：“牧师错，教皇错，谁都错，难道只有你们不错？只有你们跟从对了？”我相信有时，你们多少也有同样的问号。别人怎么说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清楚圣经的启示。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事奉乃是跟从异象的事奉。

彼得和他一班同工的事奉

在使徒行传，当主耶稣升天后，先有彼得、后有保罗出来接续尽职事奉。行传五章说，在彼得的时候，犹太公会的人起来反对，把使徒们捉拿下监；但主的使者夜里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吩咐他们去站在殿里，把生命的话都讲给百姓听。天亮后，大祭司叫齐议会的人，然后差人去把使徒拘提出来。差役一到，看见监牢关得非常妥当，守卫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才发现里面一个人都见不到。他们正在吃惊，感到为难时，有人来向他们报告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正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差役就去把使徒们带来，叫他们站在议会中受审（17~32）。

议会的人听见使徒的话，就想要杀他们。然而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迦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律法教师，在议会中站起来说，“……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因为他们所谋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遭毁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毁坏他们，恐怕你们倒要显为是攻击神了。”（33~39）。虽然迦玛列这话说得很对，但他并没有因此就在异象里；当时在异象里的，乃是那一班被关监的使徒，以及那些简单跟从他们的人。

到了行传十二章，希律王下手苦害召会，杀了雅各，又把彼得收在监里。有好些人聚集在马可母亲马利亚家里，为彼得祷告。夜里有主的使者来开监狱的门，领彼得出来；彼得就往马利亚家去。他敲了外门，有一使女前来应门。按犹太议会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眼光看，这班人都糊涂了，好好的圣殿不去，祖宗的遗传也不守，却跟从一班加利利渔夫胡闹。难道他们的祖宗错了？大卫、以赛亚这些人都错了，只有这班加利利人对？况且这班人已被下在监里了，他们还为此班人祷告，跟随他们，真是糊涂至极。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两班人，大的一班是犹太教徒，小的一班是那群简单跟随彼得那些加利利人的人。这两班人都事奉神，但谁的事奉是在异象里，恐怕我们都未想过这事。然而我们必须看见，不仅彼得的事奉是在异象里，就是那些简单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在异象里事奉。

保罗和他一班同工的事奉

行传十一章说，巴拿巴带着扫罗一起出来事奉，并把他带到安提阿；这事是巴拿巴在异象里作的。有一天，圣灵来对在安提阿那班事奉的人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十三 2）。这里圣经把巴拿巴摆在前面，指明是巴拿巴领头。

并且圣经在记载他们的行程时，总是巴拿巴在前、扫罗在后。等他们到了彼西底的安提阿，当安息日在会堂里，临时需要讲道时，巴拿巴却没有讲话。这时扫罗，又称为保罗，站起来摆摆手，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传起福音。从那时起，圣经就将两人的次序倒了过来，说是“保罗和巴拿巴”；这指明，当时异象乃是在保罗身上。

到了行传十五章，保罗和巴拿巴在耶路撒冷开完大会回来后，有负担回到从前宣传主话的各城，看望弟兄们。这时巴拿巴有意见，想带他的表弟马可同去，但保罗不赞同。于是二人起了争执，甚至彼此分开；结果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另走一条路，保罗却拣选了西拉一同出去。从那时起，使徒行传就再也没有关于巴拿巴的记载了。我们相信，虽然巴拿巴还是在那里事奉，但他的事奉却不在异象里；那时在异象里事奉的，乃是保罗和他所拣选的西拉。

跟从有异象之人的带领事奉

亚居拉和百基拉的榜样

行传十八章一开头，就记载保罗因着织帐篷，得着了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他们即刻投身于保罗的异象中，和他调在一起事奉。此后，在这对夫妇家里就不断有聚会。当他们在罗马时，罗马召会就在他们家里聚会；当他们到了以弗所，以弗所召会又在他们家里聚会。（罗十六 3~5 上，林前十六 19 下）。保罗称赞他们为他性命的缘故，甚至将自己的颈项置于度外，不但保罗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召会也感谢他们。亚居拉和百基拉的事奉，乃是跟从保罗的事奉，所以他们的事奉是在异象里的。

亚波罗的事例

行传十八章末了，进来了一个亚波罗。亚波罗的事奉是否在异象里？说不是，很危险；因为亚波罗“在圣经上很有能力”（24），很认识圣经。但他到哥林多尽职作工时，却作出了难处。在那之后，哥林多召会就有了分门别类；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保罗的；另有一班人自以为高超，认为自己不属任何人，而是属基督的（林前一 12）。因着这难处，保罗在林前十六章十二节就说，“至于亚波罗弟兄，我再三的劝他，要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现在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这意思是，保罗想到哥林多去，他盼望亚波罗也能同去，二人一起解决哥林多召会分门别类的难处。然而很希奇，保罗“再三的劝”亚波罗去，亚波罗却不愿意去，理由是他觉得时机不成熟，所以回答“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

今天我们都承认，保罗是相当属灵的人。既然如此，这位属灵的人说，“我再三的劝他……去，”我们就必须相信，他的劝绝不是出于肉体，而是出于灵。或许有人会问，难道亚波罗不属灵？恐怕很多人会回答：“亚波罗当然也属灵。他若不属灵，哥林多召会怎

会有一班人自命为属亚波罗的？并且圣经也说，亚波罗在圣经和口才上都很有能力。甚至连保罗也肯定亚波罗，说，他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总不能说，栽种者是在异象里，浇灌者却不在异象里。”所以无论如何，最多只能说，保罗比亚波罗属灵；但不能说，亚波罗不属灵，不在异象里。

提摩太和提多的榜样

今天在基督教里，有许多基督徒自命属灵，不愿听别人的；就是保罗在这里，他也不一定听。这个空气现在也吹到了我们中间；我们也都是这样“属灵”。有时我里面有些感觉，也只能对弟兄说，“我劝你作这事，好不好你去祷告主。”实在说，这样的情形并不正常。我们若仔细研读使徒行传和保罗的书信，就会看见保罗常常直接打发人。在提后四章，我们看见保罗打发了许多人。他对提摩太说，你要尽快的到我这里来；……你要接得马可，带他同来，因为他在服事上对我有用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要带来。……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来（9~13，21）。当保罗这样嘱咐提摩太时，提摩太没有回答说，“我绝不愿意去，因为现在天气有点冷；几时有机会我必去。”他乃是照着保罗所嘱咐的行。

照样，当保罗要提多留在革哩底，提多就留下；要他往尼哥波立去见保罗，他就立刻前去；打发他到哥林多，他也是去。（多一5，三12，林后七6~7，15）。在提前一章三节，保罗对提摩太说，“我……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保罗留提摩太在以弗所，他就留下了。我们找不出一点端倪，指出保罗的劝是：提摩太，因为在以弗所众人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我感觉你应该留下来看看。请你祷告主，看这是否主的旨意我们也没有看见提摩太回答说，“好，我祷告看看。若是出于主的旨意，我就留下。”行传十七章十五节说，“护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领了保罗给西拉和提摩太的命令，叫他们赶紧到他这里来。”十八章五节说，“西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下来。”他们都是听见保罗的话就顺服，没有一个说，“对不起，我还要祷告祷告，寻求看这是不是主的引导。”

跟随有异象的人事奉，就是在异象里事奉

从新约的启示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当主耶稣在地上时，祂乃是在异象里；在祂的带领之外，没有异象。其他的人或者在遗传里，或者在知识里。迦玛列很有知识，很懂得神的原则，但他没有异象。他的话不在异象里，完全是知识的话。等到主耶稣升天后，在异象里的乃是彼得和他一班的同工；但这不是说，彼得有异象，约翰、雅各、和其他的使徒也有异象。只有一个异象，就是彼得的异象，成为跟从他之人的异象。到了保罗尽职时，他得着天上、地上、乐园里的异象（林后十二2~4）。虽然保罗有许多同工，但除了保罗所看见的，没有别人看见另外的异象；他们只有一个异象，就是保罗所得的异象。

对于一个时代只有一个异象这事，在基督徒中有很大的争论。然而神的话清楚启示，一个时代只有一个异象。在亚伯的时候，该隐并没有拜偶像，他没有盖造寺院庙宇，他乃是和亚伯一样向神献祭；但亚伯是在异象里献神所悦纳的祭，该隐却是在异象之外献祭。所以你若生在亚伯的时代，你就得跟从亚伯的路，否则你就是在异象之外，走了该隐的道路。在以挪士的时代，他求告神的名，乃是在异象里；虽然也有人以别的方式敬畏神，但那个敬畏却不在异象里。照样，在挪亚的时代，敬畏神的人不只八个，可能有八百，甚至一千；

他们并没有跟从犯罪的样式，而是在那里事奉神。然而，他们的事奉不在异象里。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因着跟从挪亚事奉，就成为在异象里事奉的人。因为挪亚所看见的，也成了他们的看见。

挪亚所看见的异象，乃是建造方舟。在人看，那是一件古怪、不可思议的事；怎么有人什么事都不作，只是造方舟，而且可能花了一百二十年（创六 3）。在那一百二十年里，挪亚一面传义道（彼后二 5），一面造方舟，在别人看乃是作白工、枉费钱财，是极其愚蠢的事。因为一百二十年就要过去时，也没有看见任何天要下雨的迹象。然而，就在人都说平安稳妥，吃喝、嫁娶的时候，毁灭的洪水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太二四 38~39，帖前五 3）。结果只有挪亚一家进了方舟，得着拯救。

新约也是同样原则。神新约的工作，乃是要产生并建造召会；这异象赐给了保罗。所以保罗一出来，彼得的职分就过去了。彼得年老时，在彼后三章十五至十六节说，“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也写了信给你们；他在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是难以明白的，那无学识不坚固的人曲解，如曲解其余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毁坏。”这就是说，甚至年老的彼得，也都服在保罗的异象底下，承认保罗所说的话，和旧约圣经所说的同样宝贵，信徒应当好好接受。

因这缘故，凡没有调在保罗这异象里的，圣经就不再题起他们的名字。就如巴拿巴，他原是带保罗进入事奉的人，后来却因与保罗意见不同，圣经就不再题起他的名字。亚波罗是一个很会讲解圣经的人，但林前十六章说，他回答保罗：现在绝不愿意去哥林多，等几时有了机会再去。从这些事之后，圣经就再也没有关于他们的记载了。巴拿巴非常热心服事，亚波罗极能讲解圣经；然而神不再使用他们，因为他们的事奉不在异象里。这实在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

照着圣经的启示事奉，就是在异象中事奉

圣经清楚启示，每个时代，神只给人一个异象；我们从圣经里找不出有那个时代是有两个异象的。既是这样，使徒们过去之后，人如何借着看见异象事奉神。今天保罗过去了，我们要事奉神，我们的异象在哪里？今天的世局，比挪亚时代大多了，人数更是远远超过。全世界六大洲有十亿以上的基督徒，有各种教会，如天主教会，更正教的圣公会、路德会、卫斯理约翰的美以美会（卫理会）、浸信会、以及长老会等。这么多的教会，这么多的基督徒，谁是在异象里事奉的一班？以我们来说，我们是在异象里事奉么？我们的异象又是什么？

关于这类问题，说到异象的跟随，今天许多基督徒几乎都不照着真理而行，乃是照着自己的口味和爱好。有的人来聚会，是因为觉得弟兄姊妹都很热心、很爱主，讲道的内容也不错，所以就来这里聚会。本来他是要作礼拜的，一听见我们说聚会，他也就跟着说来聚会。少有圣徒清楚，什么是在异象里聚会事奉。在座的都是长老、同工，更需要好好思考，我们的异象到底在哪里？什么是我们事奉的异象？我们不能以笼统的说法，用一些属灵的字眼回答这问题。我们的回答必须有根有据。

神圣启示的完成

在亚伯的时候，圣经一卷也未写出。乃是亚伯以后的一千四百年左右，在摩西时代，才有了摩西五经。但就是在摩西的时代，神的启示也仅在进展的过程中，尚未完成；摩西所看见的异象，还不能叫后来的人完全墨守。到了新约时代，保罗说，他照神所赐给他的职分，作了召会的执事，完成了神的话（西一 25）。约在主后九十四年，也就是保罗殉道后三十年，使徒约翰再进来修补，写了约翰福音、书信和启示录，这时神的启示才得以完全完成。所以在启示录末了，约翰说，“若有人在这话上加添什么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二二 18~19）。这指明，使徒约翰的启示录将神的启示完成了。启示录的确终极完成了神的启示，因为保罗没有说到新天新地，彼得只提到一点点（彼后 3 13），只有启示录详尽的说到新天新地。这清楚给我们看见，当使徒约翰写完启示录，圣经的启示就终极完成了。这也就成了我们今天事奉的异象和根据。

因此，从使徒时代以后直到今天，二千年来，事奉主的人，凡照着圣经的启示事奉的，就是在异象中。这就是事奉的标准和根据。使徒们过去之后，历代都有起来事奉主的人，他们争吵，争执、辩论谁的事奉才是真的、对的。这事断定，乃当以圣经的启示为标准 and 根据。

主耶稣的榜样

今天，神的启示已经写成文字，记载在圣经上，不再渺茫难寻。这实在是一件极重大的事。当主耶稣在地上时，只要一讲道，开口就是“如经上所说”（约七 38）。就是祂受试探，和魔鬼辩道时，也都是用“经上记着”（太四 4, 7, 10），而不是说祂里面的什么感觉。这意思是，祂所根据之神的启示，乃是实实在在、写在白纸黑字上的，而不是虚无缥缈的。不仅如此，祂和法利赛人辩道时，也都是引旧约圣经的话。当安息日，祂带着门徒从麦田经过时，门徒掐麦穗吃，法利赛人就质问祂，祂回答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作的，你们没有念过么？他怎样进了神的殿，他们且吃了陈设饼，就是……惟独祭司才可吃的。”（太十二 3~4）。祂在地上末了的六天，祂上耶路撒冷，受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长老、祭司等人的查问时，祂也是用圣经的话回答说，“经上记着，”“经上说，……难道你们没有念过么？”“你们在经上从来没有念过么？”“神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么？”（二一 13, 16, 42 下，二二 31）。这清楚给我们看见，主所辩卫的，都是根据当时已经写下来的启示。

使徒的榜样

在使徒行传，无论是使徒彼得或保罗，他们传讲时都是用辩道的口吻。五旬节彼得所讲的第一篇道，就是引经据典的辩论说，申言者约珥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所杀的拿撒勒人耶稣，神已经叫祂复活了，正如大卫在诗篇十六篇指着祂所说的；不仅如此，神已将耶稣高举在自己的右边，正如大卫在诗篇二十四篇所预言的。至于使徒保罗，他所写的罗马书，就是根据旧约辩论的道理。所以有人说，若有人要学作好律师，一定要把罗马书读通，因为这卷书里有最完全的辩才、最高的辩论。

根据圣经的启示查考并事奉

有了圣经真理为基本原则，我们就能照着来查考并核对今天的各宗各派。从这观点来看，天主教离题太过，必定不是在异象里。圣公会以英国女王为头，而她却可能尚未得救；并且她还定规凡英国国民，无论相信、受浸与否，生来就在圣公会里。可见圣公会也不在异象里。此外还有许多宗派、自由团体、灵恩运动团体，我们若一一审核查对，就会看出他们究竟在不在圣经的启示里。

不仅如此，我们也要查考他们启示的水准，是否合乎标准。比方天主教，我们不能说她一点也不在圣经的启示里；至少她承认神，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在天主教中，多少有一点真理，但那个水准太低。照样，更正教里也有许多人讲解圣经，并且还有圣经学院教导人圣经；然而他们到底有没有看见圣经中的启示，清不清楚神的异象，还是一个问题。不能说有圣经就有启示，就是在异象里；人可能只有手里拿着一本圣经，却没有把圣经的异象和启示释放出来。因此，基本的原则乃是：第一，要在圣经的启示里；第二，启示的水准要构得上神圣的启示。

主的恢复乃是在祂神圣启示的异象里

神圣启示的认识与发现，乃是随着时代的往前而延续发展的。今天我们不是在路德的时代，也不是在新生铎夫、卫斯理约翰的时代。一五二〇年代，当路德起来改教时，凡要在异象里事奉的，都得与路德站在一起。十七世纪，凡要在异象里事奉的，就必定要与盖恩夫人站在一起。十八世纪，凡要在异象里事奉的，必定要与新生铎夫站在一起；连卫斯理约翰也从新生铎夫那里得帮助。到了十九世纪，达秘带领的弟兄们兴起，异象乃是在他们身上。再到二十世纪，异象就临到了我们。

我不是老王卖瓜，但我愿意作一个鉴定。我和主的恢复发生关系，是在一九二五年；我是绝对赞同主的恢复，但头七年半我还不在主的恢复，而是在弟兄会。到了一九三二年，我才正式进到主的恢复，到如今已有五十四年。这六十多年来，按我的观察，照我对圣经的认识和基督徒的经历，以及我对基督教的历史和其现实情形的研究，我很有把握说，主的恢复乃是在祂的异象里事奉；这是毋庸置疑的。

不仅如此，我在主恢复这五十四年中，无论在中国北方或南方，我所看到人品高尚、道德崇高、生命修习多、属灵情形不错的，许多到主恢复里来稍微打个转，或者聚几年会后又出去的，他们属灵的事奉都没有下落。这是很希奇的事。那些从来不到主恢复里的，看起来也许还可以；但进来又出去的，结果都不行，没有一个例外。这就证明，这个恢复是有主在这时代里所赐的异象。

挪亚时代的异象是建造方舟；那时凡不建造方舟的，其事奉就不是在异象里。保罗时代的异象是广传福音、建造召会；那时凡不在这个异象里事奉的，就是像亚波罗那样会讲解圣经，像巴拿巴那么热心服事，也是不行的。今天我们的异象是什么？在一九八六年的今天，我们的异象也是“建造方舟”，建造的路乃是：广传福音、设立家中聚会、教导真理、人人申言。凡不实行这四项目的，你的事奉就不完全是在异象里。可能你也讲解圣经，也热心事奉神；但事奉神却不“建造方舟”，这样的事奉无法蒙神悦纳。

要在主所赐今日的异象里事奉

我盼望所有参加全时间训练的弟兄姊妹，都能读本篇信息，好叫他们有清楚的看见。我们不是说霸道的话，也不是说闭门造车的话；我们乃是根据历史的进展，和圣经纯正的启示说这些话。看看今天整个基督教的光景，亮光和启示在哪里？同样一本圣经，在他们手里读过百十遍，什么也看不见；但在主的恢复里，每一页每一节，甚至一字一句，都有亮光和启示。我实在相信，在主的恢复以外，人无法听到一篇讲亚波罗的道像我们在这篇信息里所讲的，那是因为没有光。

我们若只读圣经本文，会觉得亚波罗也不错，因为保罗在林前三章说，亚波罗是浇灌的。然而同一节说，栽种的乃是保罗。有没有浇灌的不太要紧，但栽种的却不可或缺（参可四 26~28）。虽然保罗在这里谦卑的把亚波罗的长处点出来，但就在同一章圣经里，保罗又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典，好像一个智慧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林前三 10~11）。这就是说，凡不在保罗的根基上建造的，就不在异象里事奉。按人来看，这样的话真是霸道。但保罗一点也不客气；他说，他是一个智慧的工头，给了众人建造的图样，并且监督众人怎样建造。这里“工头”的希腊原文是 *architekton*，意思是给图样，并且照着图样施工、监工的人；这字的英语化为 *architect*，即工程师。我们知道，在建筑工程里，谁说的都不算，只有工程师说的算。这就是保罗的地位，别人不能说了算，只有保罗说了才算。因为图样是他给的。

这正如摩西的时代，摩西从神那里得着会幕的图样，并且监工建造。会幕和各样器具的尺寸与造法，都是摩西给的，所以在造会幕的事上，只有他说的算，其他人说的都不算。若是每个人说的都算，恐怕就要造出一、二百个以上不同的会幕。这正是今天基督教的光景；教会有上千个，个个不同，各造自己的会。那里有按图样建造的召会？没有，都没有，全数都没有按保罗所给图样建造，也没有按圣经的启示建造，都是随己意盖造。

正确、正式的建筑，只有一张图样，也只有一个工头，就是给图样的工程师。事实上，每个时代都一样，主赐给图样、启示、话语，并借着一个人来督工完成祂所要的；凡不按着主借那人所赐的图样建造、说话、事奉的，就没有亮光和启示，也不在异象里事奉。今天，在主的恢复中，有的人也传讲或出版一些信息；凡在这些信息里面，能叫人得着亮光，得着生命供应，使人看见启示的，都是从主恢复里这分职事所领受的。

有人批评说，我们都不读外人的书；然而，我们要反问，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读这分职事所出的信息？这分职事所出的满了黄金、钻石，你们可以比较看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是为真理打美好的仗；我们正肩负着这个时代的使命。这就是我们的异象；我们都要看准了，在这一个异象里事奉神。

第二篇 事奉主的异象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我们在前一篇信息里看见，凡要跟从主、事奉主的人，一定要看见主的异象。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接续这个负担，继续交通事奉主的异象。

重温旧约的异象

亚当之第一个异象

照着整本圣经的启示，主给人异象乃是从亚当开始。在亚当堕落之先，就是他刚被造之时，神给了他一个清楚，却不复杂的异象，就是把他摆在伊甸园里的两棵树跟前，然后告诉他：“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二 16~17）。这就是神给亚当的异象。

异象是指神将一幅景象揭示给人看见。亚当在伊甸园里，当神吩咐他关于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的事时，他看见了一幅景象，那就是神给他看见的异象。那异象指明神命定要人吃生命树，弃绝善恶知识树。人若接受了生命树，就是活在这异象中，也是在这异象中事奉神。然而作为撒但魔鬼化身的蛇，借着说话引诱夏娃，把她的眼光带离生命树，而转向神所警告不可吃的善恶知识树。如果夏娃的异象清楚，并且她的心是紧紧联于那异象，当蛇来跟她题议善恶知识树时，她就不会理睬，更不会去谈论、观看。创世记三章六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夏娃这一看就岔出去，偏离了当初神所给人看见的异象。

神给亚当的异象，乃是神在全圣经里，给人类的第一个异象。至于神给人类的末了一个异象，乃是启示录末两章的新耶路撒冷。在这两个异象之间，神使异象一次又一次的临到人。

亚当之第二个异象

在看见头一个异象后，亚当又看见第二个异象。在他和夏娃堕落之后，他们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一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神的面。神不仅没有弃绝他们，反而找着他们，并且给他们异象。神对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祂的脚跟。”（创三 15）。这意思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置他于死；而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破坏祂的行动。之后，神就宰杀牺牲（可能是羊羔），剥下皮子，作衣服给亚当和夏娃穿上。

神的这些行动加在一起，就是一幅清楚的异象，给人看见人是有罪的，并且有一个恶者要伤害他们，但有一位女人的后裔要来，替他们解决罪的问题，击伤那恶者的头；同时又给他们看见，他们需要救赎，需要杀牲流血，需要有皮子作衣服遮盖他们。这就是亚当所看见的第二个景象，也就是神给人类的第二个异象。

从那时起，亚当就活在这异象里，给他妻子取名为夏娃，（三 20），意思是“活”，指明他听见并接受了福音，不再有死的审判，乃是活了。夏娃也活在这异象里，因为她生

了一个儿子，就给他取名叫该隐，意思是“得着”；这指明在她的观念里，该隐是神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她相信并期待得着那后裔。我们应当相信，亚当和夏娃不仅活在这异象中，并且把这异象告诉了他们的儿女。

亚伯的异象

按圣经记载，亚当的儿女代表两种情形：一个代表活在他们父亲异象中的；一个代表不活在那异象中，而是走另一条事奉、敬拜神的路。亚伯属于前者，他活在父亲的异象里，父亲的异象成了他的异象，所以他是在异象里事奉神。该隐属于后者，没有接受父亲的异象，也没有活在其中，反而自己制造出另一套事奉、敬拜神的方法，完全不在异象里事奉神。所以在人类的第二代，就出来一种景况，给我们看见虽然人都事奉、敬拜同一位真神，然而只有亚伯的事奉是在异象里。该隐没有拜偶像，也没有事奉别神，但他的事奉是在异象之外。他并没有敌挡神，反而他也在那里献祭、敬拜神，只是他的献祭、敬拜是在异象之外，是没有异象的。因此亚伯蒙神悦纳，该隐遭神弃绝。

以挪士的异象

到了人类第三代以挪士，他进一步看见一个异象，发现堕落的人乃是极其脆弱，一无所是，一无所能，一无所有，就如空气般的虚空、脆弱和虚无，需要实际，而实际就是神自己。于是以挪士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盼望从祂得着实际。出埃及三章十五节，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这意思是，耶和华就是三一神。所以呼求耶和华的名，意思是接受三一神作人的享受和供应。以挪士呼求耶和华的名，指明他看见了进一步的异象，知道堕落的人不仅应该照神启示的路，靠牺牲流血得神的义遮盖，并靠那位要来者为人解决仇敌，堕落的人更该在他们虚无、一无所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借着享受祂的丰富和供应而活着。这的确是进一步的异象。

以诺的异象

然后有以诺，他承继亚当的异象，承继亚伯的异象，承继以挪士的异象，更进一步看见，他不能离开神，他需要时刻与神同行。这是另一个异象。以诺与神同行，就不至于见死。

（来十一5）。他不仅免去了罪刑，免去了错误，更免去了死亡。换句话说，他与神同行就是与生命树同行，使他得以享受生命树，因为神就是生命树。所以异象在以诺身上又进展了一步。

挪亚的异象

到了挪亚的时候，我们必须相信，他是承继了亚当的异象、亚伯的异象、以挪士的异象、以诺的异象，并且从神得着进一步的异象。在创世记六章，神进来清楚给他看见，那个世代是完全败坏了，所以祂要用水淹没、弃绝那个世代，因此祂要挪亚建造方舟。挪亚不仅是在亚当、亚伯、以挪士、以诺的异象里作承继人，他更在自己亲眼所见那进一步的异象里生活、工作、事奉。因这缘故，挪亚的生活、工作、事奉，完全是在异象里。

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按历史推论，我们应该相信，在挪亚的时代，地上绝不只挪亚一家八口敬拜神，必然还有许多人敬拜、事奉神。然而无论当时有多少人敬拜神，照圣经的记载来看，他们的敬拜、事奉必然都是在异象之外，只有挪亚一家八口是在异象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从亚伯拉罕到约瑟的异象

到了亚伯拉罕，他所看见的异象更为广阔、远大。他看见他的子孙中有一位要来，使地上的万族蒙福。我们也该相信，亚伯拉罕并没有丢掉亚当、亚伯、以挪士、以诺、挪亚的异象，他乃是承继那些异象并活在其中，然后进一步看见这一个广阔、远大的异象。接着在以撒身上，我们看见他是完完全全承继亚伯拉罕的异象；雅各也是承继者。然后到了约瑟，我们看见这异象的小影，就是借着约瑟，全地的人都因他得福。约瑟是基督的一个预表；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作了埃及的宰相，管理所有的粮食。在全地大旱的那七年中，所有的人都到埃及，往约瑟那里去余粮；所以约瑟这一个人，就叫地上的人因他得福。这就是基督供应全地，使全地蒙祝福的一个小影。

从摩西到大卫

到了摩西的时候，摩西又看见异象，关于帐幕和祭物等条例，我们不能一一细说。约书亚承继摩西，又进一步看见异象，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得美地为业。然后在士师时代，他们看见一个又一个的异象，直到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的确是有异象的人，也在异象里事奉，因而转移了混乱的士师时代，带进国度时代。与撒母耳同时，出来了一个扫罗；他是撒母耳立他为主、膏他为王的，但是他不在异象里。另有一个承继撒母耳者，就是大卫，他才是异象里的人。

众申言者

从所罗门开始，他和他的后裔慢慢就从异象偏离出去。列王时代的诸王，都不在异象里事奉，反而随从列国的风俗。于是神兴起了众申言者。申言者不仅在异象里，甚至他们都得着异象，所以申言者又称为先知。他们不仅申言，为神说话，更实际看见了异象，而在异象里事奉神。当时的君王都偏离了神所给的异象，所以众申言者来矫正他们，要把他们从异象之外再带回到异象里。这就是列王时代的情形。

旧约的结束

旧约末了二卷书，撒迦利亚书和玛拉基书，都丰富的论到基督，是旧约里关于基督之启示的结束。旧约里说到基督，有明言、预表、预言三种方式。这一切关于基督的启示，都在撒迦利亚书和玛拉基书告一段落，作一结束；因此，这两卷书对基督的讲论非常多。这是旧约的结束。

新约的异象

施浸者约翰的异象

虽然旧约结束了，但地上事奉神的制度还在那里，在犹太地的耶路撒冷有圣殿，还有一班祭司照着神所命定的一切制度，在那里献祭、敬拜、事奉神。忽然间施浸者约翰出来了；他不在圣殿，不作祭司，不穿祭司袍，反而住在旷野，吃蝗虫、野蜜，穿骆驼毛衣服，完全脱开了传统那套事奉神的礼仪和规条。请问这时，谁是在异象里事奉？是那些守着传统的祭司，还是这一位丢弃传统的施浸者约翰？约翰福音清楚给我们看见，祭司、长老、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等，这些犹太宗教家完全是在宗教、遗传、规条、知识、道理里事奉神，并不在异象里。只有一个人，就是施浸者约翰，他乃是在异象里事奉。

主耶稣的异象和施浸者约翰的争竞

施浸者约翰的职事乃是一种了结，为要引进新的开始。施浸者约翰的浸引荐主耶稣进入祂的职分，以完成祂的职事。约翰清楚的告诉我们，他的职事乃是开路、引进的职事（约一 23, 26~30），但他的门徒不能领会；他们认为施浸者约翰最大，他的教训很独特，所以跟从他也跟从他的教训。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他们与主的职事起了争竞。从马太九章，我们看见约翰的门徒来责问主耶稣，他们所发的问题，将法利赛人和他们自己连在一起（14）。照路加五章三十三节，发问的是法利赛人；但照马可二章十八节，似乎是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一同问主。在那时以前，法利赛人是一个派别；但在马太九章这里，约翰的门徒成了另一个派别。

这时我们看见，一个犹太教，一个约翰教，还有一个主耶稣，都在那里事奉神；那么请问谁才是在异象里？毫无疑问，跟从主耶稣的这班人，才是在异象里。不只犹太教不在异象里，连约翰教也不在异象里。神已把犹太教放在一边，用施浸者约翰引荐一个新的起头；但主耶稣一出来，约翰教却仍留在那里与主争竞。神被这光景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把约翰送进监里。但约翰还从监里打发门徒去问主耶稣一些问题。主一面称赞约翰的职事，一面鼓励他走主为他命定的路，使他蒙福。不久约翰就殉道了。神主宰的结束了当时约翰的职事。

但是约翰教并没有因此被了结，到了行传十八至十九章，这一条线又出了问题。因着亚波罗只晓得约翰的浸，所以他到了以弗所也传这教训。（十八 24~25, 27, 十九 3 下）。结果带进了召会的堕落。启示录二至三章的七个召会中，以弗所是召会堕落的开始，在那里约翰教成为问题的起点，而撒种的就是亚波罗。

跟从主耶稣之人的异象

当主耶稣在地上尽职时，只有那些跟从祂的人，是承继历代的异象而有构上时代的异象。他们不仅承继已过的异象，并且构上时代的异象，跟从了主耶稣。这一班人就是彼得、雅各、约翰。门徒中没有什么人比彼得更糊涂、更不聪明；但有一件事他不糊涂，就是在加利利海边，当主耶稣如同大光照耀他和安得烈、雅各、约翰，并呼召他们时，他们就蒙光照、受吸引，撇下一切跟从了主（太四 15~16, 18~22）。安得烈原是施浸者约翰的门徒（约一 35~40），现在他和彼得、雅各、约翰等人，犹太教不管了，约翰教也不要了，甚至连渔夫也不干了，就撇下父亲和网，单单跟从主去了。

表面看彼得是盲目的跟从，他盲目的跟从了三年半，天天说胡话；然而有一次，只有一次他说了清楚的话。当主带门徒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问他们人子是谁时，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太十六 13~16）。这是满了启示的话，可惜他只有这句说清楚话，接着又说了许多胡话。当主指示门徒，祂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祂到一边，责劝祂说，“主啊，神眷怜你，这事绝不会临到你。”主却转过来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面去吧！”（21~23）。可见彼得实在是糊涂，不知道自己在作什么。然而，他糊涂对了。有时人太清楚反而不对，糊涂一点却对了。当时那些跟从主的人，无论男女都糊涂，包括马利亚在内。今天我们也许个个糊涂，但是却能忠信跟从主。

从圣经中，我们看见，凡跟从主的，没有谁是清楚的，就连生主耶稣的马利亚也不清楚，她也是糊里糊涂，说了几次胡话，受了责备。然而他们虽糊涂，却是糊涂对了。像尼哥底母那样清楚的人，不见得高明，他们虽清楚异象在主身上，却跟从得不够绝对；他们是半跟半不从，只跟不从。我信那些跟从主的人中，尼哥底母是最清楚的，彼得是最糊涂的；然而最糊涂的彼得又跟又从，尽管有时作不到，却是跟得最彻底的。当主对门徒说，他们都要因祂绊跌时，彼得应声说，“即使众人因你绊跌，我总不绊跌。”主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彼得又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绝不会否认你。”（太二六 31~35）。结果他没有作到，反如主所说的，三次否认主。虽然他是这样一个人，但他走对了路，跟对了异象。

彼得的异象

门徒一直跟从的这位，至终带着他们一同上十字架。他们与祂同钉、同死、同埋，也和祂一同复活、升天。（弗二 6）。到了五旬节那天，彼得看见了异象。从前他是在主耶稣的异象里，现今在五旬节，他是亲自看见异象。当他起来说话时，他再也不糊涂了；他非常刚强，并且在各方面都是纯洁的。在行传二至五章，我们看见他除了主的职事以外，不顾别的事物，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异象在他身上一点没有难处。

然而到了行传十章，彼得因着犹太教的背景太深，以致异象在他身上打了折扣。主在马太十六章告诉彼得，祂要把国度的钥匙给他。钥匙这辞是复数，指明至少有两把。在五旬节那天，彼得用一把钥匙为犹太人开启了进入神新约国度的门；那时异象在他身上一点也没有折扣。等到神进一步要彼得用第二把钥匙，为外邦人开门，好将祂新约的经纶，扩展到外邦人中时，彼得就跟不上了。这使神感到为难，被迫采取旧约异象和异梦的方式。彼得看见有一器皿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缢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爬物，并天空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绝对不可，因为一切凡俗并不洁之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又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有三次（徒十 11~16）。可见彼得在异象的跟从上，有了问题。

我们若查考行传十章，加拉太二章，行传十五章的事例，就会看见，彼得的跟从异象已远不如他头三年半跟从主那样绝对、强烈；他软弱下去了，因为那个异象跟他的遗传抵触，

以致他跟不上。他有相当的成分留在遗传里，那遗传拦阻了他，叫他跟不上；所以他在异象中有了落后的光景。这是我们必须留意并引以为诫的。

保罗的异象

行传十三章里的大数扫罗，原是在犹太教中，受到顶尖的教育，也学习了最高的希腊文化，是个很有作为的人。当时犹太教受到一个极大的威胁，来自一班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拿撒勒派”（二四 5），他们越过越强。扫罗不忍见他先祖的宗教受到残害，就大发热心，定意要消灭拿撒勒派，以维持他先祖的宗教。

我们不能否认，大数的扫罗的确是在事奉神。他得救后对圣徒说，“你们听过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神的召会，并损毁神的召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族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传统格外热心。”（加一 13~14）。按热心说，他是逼迫召会的（腓三 6）。他热心到一个地步，赞同司提反被杀（徒七 60），并且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投票定他们死罪，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二六 8~11）。扫罗是事奉神，但没有异象。当他为祖宗的遗传大发热心时，谁在异象里事奉神？乃是彼得。彼得在异象里，那一班跟从他的人也在异象里，但扫罗却不在异象里。直到有一天，扫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主来遇见他，给他看见了异象。

我实在相信，扫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所看见的异象，比彼得看见的更进步。在新约关于彼得的记载里，或是他的书信里，没有一点线索给我们看见，这位三一神如何将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祂的复制，众人建造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作三一神的生机体，与祂成为一。然而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保罗看见一个异象，主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徒二六 14）。这里的“我”是团体的，包括主耶稣和祂所有的信徒。虽然只是一个“我”字，异象却很大。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一章说，神“乐意将祂儿子启示在我里面”（16）。然而从圣经中，我们读不出来彼得看见过这样一个清楚的异象。

保罗看见的异象的确是深，在加拉太书一开头就说到关于神的儿子。说到神的儿子，就涉及三一神。这位三一神启示到保罗里面，使保罗成为祂的肢体，和众肢体一同构成祂的身体，与祂联成一个大的“我”。虽然保罗一开头所看见的这异象，很高、很深、很奥秘，但保罗并没有立刻尽职。乃是到行传十三章，在安提阿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1~2）。这时保罗才清楚他所得着的异象，并且受差遣去完成他所领受的职事。

巴拿巴和保罗都是犹太人，奉差遣往外邦各地去传福音，这不是一个小可的异象。当初神仅仅差彼得去和外邦人接触，到外邦人家里。这里保罗却从主领受重大的使命——“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二二 21），就是到外邦一国一国、一城一城去。这是很大的异象：“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个身体，并同为应许的分享者。”（弗三 6）。

我们有许多人受基督教影响，读经很肤浅，以为保罗奉差遣不过是去传福音、拯救罪人脱离地狱。许多信徒读了行传就以为，主渴望福音传到地极，因为外邦那么多的罪人，信徒若不出去传福音，他们就无法得救，所以保罗奉差遣出去布道、传福音。但我们若仔细

读使徒行传和保罗的书信，就会发现并不这么肤浅。保罗奉差遣，乃是要把基督那追溯不尽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弗三 8），使三一神能分赐到他们里面，叫他们一个个被变化，成为基督的肢体，并且建造起来成为基督的身体。乃是到这时候，保罗的异象完全清楚了。

拦阻的因素

犹太教的难处

这里我们要问，保罗尽职时，全地上有谁清楚神的异象？当时在犹太教里，仍有一班敬畏神的敬虔者，如迦玛列，他敬畏神，又懂旧约，也很认识旧约的道理，然而他并不在保罗的异象里。

耶路撒冷召会的难处

此外，当时在耶路撒冷，还有彼得和约翰，另有一个敬虔的雅各，都是耶路撒冷召会的领头者（加二 9）。在保罗尽职时，雅各和彼得好像在保罗的异象里，却又不在。我们只能说，他们不反对，却是同伙不同流的光景。他们与保罗同受恩典，同作使徒，应该是同伙同流；然而他们同伙不同流。加拉太二章九节说，雅各、彼得、约翰向保罗和巴拿巴伸出右手彼此相交，叫他们往外邦人那里去，自己却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他们似乎跟保罗拉手说，“好吧，保罗，你去外邦尽你的职事吧。你去我们不去，我们作犹太人的使徒，你作外邦人的使徒。”

巴拿巴的难处

我不相信有多少基督徒，能从圣经读出这个味道。面对当时的光景，保罗心里必定不觉得甜美，所幸还有个巴拿巴跟他走。然而走不太远，两个人有了意见，结果巴拿巴就离开了。这指明巴拿巴也不在保罗那个当时代的异象里；虽然是他把保罗带进事奉中，但等到保罗看见构成时代的异象时，他却落了下去。

雅各的难处

不仅迦玛列、巴拿巴这等人不在异象里，就连彼得、雅各这等使徒也都有危险，对于异象，他们是在又不在，同伙却不同工。当保罗末了一次进耶路撒冷时，雅各对他说，“弟兄，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徒二一 20）。在这之前，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明说，律法已经过去；现在，作为耶路撒冷头号使徒的雅各，却来劝他守律法。这给我们看见，就是在召会中很有地位的雅各，也不在异象里。虽然雅各不是凭肉体，也不是胡闹；按历史说，他还是极敬虔的人，但他并不在异象里。就是彼得也没有跟上去，也不在异象内。

从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的记载，我们看见那个决定，充斥着犹太色彩。雅各所说的话，满了犹太和旧约的色彩，我不相信那能令保罗满意。然而保罗却委屈求全，容忍那个决定；因为若没有那个决定，犹太和外邦的众召会，就会为割礼的事争论不休，各地召会

也就不会有平安。结果事与愿违，那个决定并没有清楚、正确的解决旧约律法的问题。这事证明，耶路撒冷的召会没有完全跟从构上时代的异象，因而有了妥协。

亚波罗的难处

到了行传十八章，又出来一个亚波罗，他“在圣经上很有能力”（24 下）。我们必须知道，这里所说的圣经，乃是指三十九卷旧约。亚波罗很能讲解旧约圣经，但他却不在保罗的异象里。这时有亚居拉、百基拉、提摩太先后进到保罗的职事里；毫无疑问，他们是在保罗的异象里，与他同行并同工。

保罗在外邦地作工，除了以弗所，从未在一地定居三年之久。行传十九章清楚说到，保罗在以弗所那三年，他所讲的道影响了全亚西亚。以弗所是整个亚西亚省的中心，保罗在那里施教，他的教训就影响了全亚西亚。然而在以弗所，同时也有一个消极的种子撒在那里，是从亚波罗传下来的。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要在以弗所尽职作工三年之久。到了行传二十章，当保罗往各地去劝勉众人，再从米利都经过时，就特意把以弗所长老请来，嘱托他们要“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因为他知道他离开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28~29）。

之后，保罗上耶路撒冷，不久就被捉，下到监里。他在该撒利亚被关二年（二四 27），然后到了罗马，又在罗马被关了至少二年（二八 30）。他从监里得释放后，先写了提摩太前书，一开始就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一 3）。从这里我们能寻出一些蛛丝马迹，看见以弗所召会有问题。保罗出监一年多之后，罗马皇帝该撒尼罗又逼迫召会，再度把保罗关进监里。保罗在监里写了提摩太后书，在一章十五节他说，“所有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了我。”其中以弗所召会就是带头的。因为在启示录里，主给七个召会的七封书信，第一封就是写给以弗所。

因此，我们看见，亚波罗在以弗所撒的种，至终成了召会堕落的一个基本因素。召会堕落的原因，就是由于以弗所召会带头离开了使徒的教训；离开使徒的教训，就是离开使徒的异象。以后就带进巴兰的教训、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和耶洗别的教训。这三种教训，乃是基督教一切异端的代表。

保罗在歌罗西书告诉我们，他照神所赐给他的职分，要完成神的话（一 25）。等到保罗完成他的职事，写完他的书信时，以弗所召会就在那里带头，带领全亚西亚的召会，离开使徒保罗的教训。到了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使徒约翰承接主的使命，接续保罗尽职；保罗在那里停止尽职，约翰就从那里开始。保罗在地上对付堕落的线，最后一个对付的就是亚西亚的以弗所；过了三十年，约翰在启示录开头，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召会，第一个也就是以弗所。约翰责备以弗所离弃起初的爱；原因就是她离开了使徒的教训。

使徒约翰的异象——神异象的终极完成

使徒约翰的启示录，从七个召会写起，经过了今时代，一直到基督再来、世界受审判，再说到千年国度，直到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的出现。这就是神圣启示的终极完成。以后

就再没有什么可说、可看的了，都说完、看完了。这是神经纶的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一出来，就是末了一幕。所以启示录末了就说，不可从这书上删减，也不可加添。从那时起，再也没有人能在圣经之外加上什么，若有人加上，火湖里火的惩罚就是他的分；也没有人能减去什么，若有人减去，就要从他删去生命树、生命水、生命城的福分。这就给我们看见，到启示录末了，神的异象就终极了，谁也不能再多看见什么，而看见少的自然要受亏损。

在完整的异象中事奉神

从使徒约翰写完启示录，至今十九个世纪了。在这一千九百多年中，不知有多少基督徒都事奉神；包括犹太人在内，他们也事奉神。然而犹太人事奉神，全数是照着旧约的异象。有的基督徒事奉，是照着新约福音书里的异象，就是讲耶稣地上的职事；有的人事奉神，什么异象也没有。我们要在异象里事奉神，就必须达到保罗书信的末了，又达到启示录中的七个召会、历世代、国度、新天新地、以及召会的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因此，简单的说，我们若要事奉神，就我们的异象必须是从创世记亚当的头一个异象，一路直到召会终极出现的新耶路撒冷，这才是完整的异象。这异象乃是直到今天，才向我们完全揭示出来。

台北故宫博物院里有幅清明上河图，是一卷很长的图画，一点一点描绘中国文化中的生活；只看头不行，总得从头看到末了，对中国文化的生活，或者说“异象”，才得窥全豹。同样的，我们事奉神也有“清明上河图”，是从亚当在伊甸园里所看见的生命树开始，直到新耶路撒冷，其中也有生命树。新耶路撒冷乃是异象的末了一幕，之后就再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现在难处在这里，这完整的异象，谁能看见？谁又在其中？一千九百多年来，许多人事奉神，他们到底是在那里事奉？五百年前的路德马丁看见这异象，并凭这异象事奉神么？历代以来，许多人事奉神，只在头几幕里。我愿意弟兄姊妹眼光放大、放远，看准我们中间所出的书，都是从头一幕看到最末了一幕。我们不是停留在头几幕里事奉神，我们乃是在终极的一幕里，带着前面的各幕事奉神。

今天许多人没有看见我们所看见的，他们只在前几幕里事奉神，就彼此争论。犹太教很虔诚，热心讲解圣经，从创世记讲到玛拉基，他们只有旧约。有的基督徒很爱主，热心传福音，却只讲耶稣基督的故事，他们只在四福音里。有的只看见使徒行传的异象，另有的看见书信的异象，都是片面的。我们事奉神，乃是从亚当的头一幕，直到末了一幕，所以我们遭遇许多阻扰。许多人说我们错了，批评我们偷牛、拉羊。他们不是不爱主、不事奉神，却是在自己所看见的异象里爱主、事奉神。因此，今天我们都必须清楚自己所处的地位。我们一切事奉的目标，如传福音、造就信徒，都必须是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样，我们才不会被任何批评所摇动。

紧紧跟随今时代的完整异象

我们既有今时代、终极的异象，就要紧紧跟随。我们绝不是跟随什么人，我们乃是跟随一个异象。如果说我们是跟从某某人，那就是大错；我们乃是跟从一个今时代的异象，也就是神终极完成的异象。

主的恢复借着我们亲爱的倪柝声弟兄带进来后，他就因此成了众矢之的。一九三四年，他在杭州结婚，人就借机引起了一个厉害的风波；那使得他非常难过。有一天我去安慰他，对他说，“倪弟兄，你知道在你、我之间，没有一点人情。不是我们两个人有好感，所以你走这条路，我也走这条路；你讲这个道，我也讲这个道。我们南北隔很远；你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今天我们能走在一起，我不是跟随你这个人，乃是跟随你所带领的这条路。倪弟兄，我愿意告诉你，即使有一天你自己不走这条路了，我还是要走。”我这样说，是因为那次风波，影响到有的人不走这条路了。换句话说，有许多人是跟随人，所以因人而异。然而我告诉倪弟兄：“就是你不走这条路，我还要走这条路；我不会因你而走，也不会因你而不走。我看见这条路是主的路，这是个异象。”

五十二年过去了，至今我一点也不懊悔。在这五十二年中，我看见故事一再重演，人来了又去了，一幕又一幕。从台湾岛上的工作开始至今，三十几年中有几次重大的事情发生，甚至我带得救、一手造就出来的弟兄，也离开了主的恢复。异象不变，但人会变，跟从人的也会变。所以我愿语重心长的劝勉诸位：我蒙主怜悯，今天能在这里，把这个异象带给你们；我乃是盼望你们跟随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蒙主怜悯所给你们看见的这异象。

我一点也没有意思骄傲。美国是全世界头等的国家，头号的基督教国家，许多神学博士和教授群聚在那里。但我到那里去，放胆释放我所看见的异象。起初他们觉得扎耳，现在他们有的人也讲说我所看见的。直到今天，他们仍无法出版一本正当的书，把我所释放的真理驳倒。因为他们若要写书驳我，一定要先读我的书；只要一读我的书，他们就被征服，无法反驳。他们都得承认：“这个中国老人所写的，如果你认真仔细读过，就会发现那都是有根有据的。你最好不要质问他，恐怕他反问你十个问题，你都无法回答。”他们很清楚这一点。

我只告诉你们一个事实，是主怜悯我，启示给我看见异象。所以我劝你们，不要跟随我，乃要跟随我蒙主怜悯，承继倪弟兄和历代主的仆人所留下，传承给你们看见的这个异象。这实在是从亚当头一幕的异象，直到新耶路撒冷末了一幕的异象。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亲眼看见，走到主恢复里，停留一下又出去的，至终都没有结果，因为路只有一条。属灵的事是一元化的：一位神，一位主，一位灵，一个召会，一个身体，一个见证，一条路，一个流，一个工作。如果你不走这条路，你将无路可走。

那些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人，曾大喊大叫说，他们看见了异象。今天他们的异象在哪里？喊来喊去，异象不见了，因为他们失去了那条路。所谓“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包括我在内，今天我们若不走这条路，还有什么路可走？还有什么名？一九四二至四八年间，有一个更大的风波起来，迫使倪弟兄无法尽职，有六年之久。那时有些欣赏倪弟兄的圣徒说，“不如我们另立聚会吧。”倪弟兄说，“万万不可。召会就是召会；他们赞成我，是召会，不赞成我，也是召会；绝不可在他们之外另立召会。”

保罗对提摩太说，“所有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了我。”（提后一 15）。但保罗并没有叫提摩太另起一个头。同样，当时几乎所有全中国的人都离弃了倪弟兄，但倪弟兄没有另起一个头。这证明无论是保罗或倪弟兄，他们自己也不能另改一条路。他们若改那条路，也同样无路可走。

这就是我的负担。我盼望你们清楚看见主恢复的异象，并且跟随这异象，而不是跟随我这个人。张师母能作见证，她看见我是绝对跟从倪弟兄，但我不是跟随他那个人，而是跟从他所看见的异象。在那个时代，神那构上时代的异象，就是倪弟兄看见的异象。你在这个异象里，就是在异象里事奉；你不在这个异象里，就不在异象里事奉。今天倪弟兄过去了，我没有意思另起一个头；但主将这职分托付了我，我只能甘心在这里带领。今天我带给你们的这异象，乃是神今时代的异象。你们在这异象里，就是在异象里事奉；你们不在这异象里，就该知道你们的结局。

所以，你们不是跟从一个人，你们乃是和主的职事站在一起；你们乃是跟从一个异象，就是构上时代的异象，承继已往一切而集大成的异象。既是构上时代的，就也是承继已往的。如果你仍站在使徒行传里，固然是承继已往的，却不能说是构上时代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想想主恢复的启示，看看我们中间所出版的书，都是从召会开始，讲到神的经纶，直到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可说是全备的异象。你们若在这异象里，就是在异象里事奉；你们若不在这异象里，还可以作亚波罗讲解圣经，作巴拿巴出去探访召会，也可以作雅各敬虔服事，作彼得那头号使徒，但你所作的一切却不是在这异象里。

我相信这个光，在我们中间是非常透亮的，无人可以辩驳。因这缘故，我盼望年轻的弟兄姊妹，也都清楚这一点，从你们年幼事奉主开始，就明白我们在那里、作什么。这不是一个个人的事，而完全是主的职事，把祂的异象一代又一代的带到神的儿女当中。所以凡在这异象里的，就是在神的异象里事奉。

真正的同心合意

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因为无法同心合意。不错，许多人爱主、事奉神，但各有各的见地，各有各的异象，以致无法同心合意。因这缘故，基督教就变得软弱了，神的百姓也四分五裂，分门别类了。虽然他们都爱主，却没有清楚的异象，以致常常风随着意思吹。有的人因此疑惑说，难道只有我们对？别人不也传福音，带人得救，造就人么？再看看老雅各，他比保罗、倪弟兄更敬虔，怎么能说他没有异象？

最近我们正在翻译新约圣经恢复本，我们也比较天主教的两种译本作参考。在一些辞句上，有时我们也觉得天主教的译本不错，我们就采用了。但不能因为我们采用了，就说天主教的译本都是对的。我的点在这里，我们不能因为耶路撒冷有一个敬虔的雅各，敬虔达于极点，就认为他的路是对的，以为他就有构上时代的异象。不是这样；我们必须清楚看见，真正的异象是什么。

我信这些话能解答你们心中的许多疑惑。虽然在传福音的事上，也许我们比有些人差太远，许多人比我们热心，灵里也焚烧得比我们厉害；但我们虽差，异象却还在这里。我实在愿意我们中间的年轻同工、受训者都操练敬虔；不是说有异象就不要敬虔了。然而我盼

望你们记得，不是敬虔就构上异象。我们的确应该操练敬虔，不可随便，我们的人格、性格都要建立得高尚；但并非我们有高尚的性格，我们就在异象里。换句话说，我们的异象，该是构上时代、包罗已往的；有犹太人的敬虔，有福音派的热心，有真正的服事。这样，我们才是实行包罗一切的召会生活，如保罗所启示的（罗十四）。我们不分任何派别，不强调任何实行，只过包罗一切的召会生活；如此，我们就能真正同心合意。

今天我们能同心合意，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异象，只有一个看法。我们都在这一个构上时代，并承继一切的异象里，只有一个眼光，只说一样的话，一心一口，同声同调，一同事奉神。结果出来一个力量，成为我们的士气，也成为我们的冲击力；这就是我们的能力。主的恢复在地上有了这个能力，自然就有繁增的美丽光景。然而今天这个情形不够高，尚未达于极点，以致我们虽没有大的争执辩驳，有时却有小的唧咕议论，使得我们的士气低落了。

一九八四年我回来时，台湾呈现一幅景象，士气没有了，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同心合意不见了，目标没有了，异象看不清楚了。这一次主怜悯我们，要从台湾起，恢复我们的士气，恢复我们的异象。我们要同心合意，看清楚只有这条路。主恢复中的召会，有主的见证，也有确定的立场；然而今天我们还要往前，开展主的召会，所以我们要广传福音、建立小排、教导真理。在这目标之下，我们没有争论，也没有异议，都说一样的话，想相同的事，同心合意往前，不只台岛众召会如此，全球六大洲的众召会也都如此。若是这样，那个能力就是大的；主必定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因为这是主今天所要走的路。

第三篇 主恢复当前的异象与实行

[上一篇](#) [回目錄](#)



保罗在提前一章三节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这指明保罗里面清楚，在以弗所有一班人，是讲说不同教训的。保罗因此特地将他一个最亲近的同工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帮助以弗所的圣徒，甚至嘱咐他们，不可讲不同的道理，不可传不同的教训。这就证明传不同的教训，乃是一件重大的事。

健康的教训

在六章三节保罗又说，“若有人教导的不同，不赞同健康的话，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以及那合乎敬虔的教训。”这是保罗在这一卷书末了所说的话，为要提醒我们他开头说过的话。什么是传不同的教训？就是不赞同健康的话。这些健康的话，乃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必须知道，那些讲不同教训的人，乃是传讲旧约的话。虽然旧约的话同样是圣经的话，却不是健康的话。这里不健康的意思，是指不叫人得生命，不供应人生命。那什么是“健康的话”？就是新约时代主耶稣所讲生命的话，以及那合乎敬虔的教训。

三章十五至十六节说，“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并且，大哉！敬虔的奥秘！这是众所公认的，就是：祂显现于肉体。”我们把这几节连在一起，就能看见，健康的话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主耶稣亲口所讲的；另一部分是主复活升天之后，使徒们在地上所传讲的，就是那敬虔的教训。敬虔的教训，就是关乎神如何成为肉体，经过人生，死而复活，产生召会；召会就是神显现于肉体。所以，召会所支托、悬挂的，乃是这样一个敬虔的教训，就是神在肉体把祂自己彰显出来；神借着召会得着了彰显。因此，健康的话实际上包括整本新约，由主耶稣生命的话，和使徒们所传讲，神成肉体产生召会的敬虔、奥秘的话所构成，乃是从马太福音直到启示录。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负担，乃是叫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嘱咐那几个异议的人，不要在新约的教训之外，再去讲别的教训。若有人在新约的教训之外，再讲别的教训，那就是传不同的教训，也是不赞同健康的话。我们若仔细读这卷书，就能看出，当时有一班犹太化的基督徒，他们不仅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中，也在外邦各地的召会中，一直散布关乎旧约知识、家谱等类的事。他们所讲的虽合乎旧约，却不是健康的话。比方受割礼，按创世记十七章的记载，神将这事赐给亚伯拉罕，作为一个约，是永远不可废弃的。他们就说，在新约时代，神的子民，神的儿女，也不能不受割礼。这样的教训乍听之下很合圣经，实际上却和使徒们所传讲神新约的经纶，大相逕庭。

不仅如此，他们所传讲那些表面看来合乎圣经的话，一点也不叫人得生命，不叫人得着生命的供应，反使人在信心上受到破坏，所以是不健康的话。健康的话，不仅合乎圣经，更合乎主耶稣的启示，从祂的出生，直到祂死而复活所讲的话，加上祂升天后，使徒们接续祂所传讲的，关乎神如何成为肉体、死而复活、释放出祂的生命、产生召会作神在肉身里团体的彰显。这些奥秘的道，乃是神在新约里一贯、整体的启示。

提摩太前书的背景

要明白提摩太前书，就必须先了解这卷书的写作背景。行传二十章记载，保罗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打发人去请以弗所的长老来，对他们讲说严肃且重要的话，说他们在他们中间三年之久，凡关乎神旨意的，没有一样向他们避讳不说（20，27，31）。这意思是，保罗把神在新约里的启示，都向他们传讲得完备而透彻。然后他说，“我知道我离开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29）。这里的豺狼是指那些犹太化的信徒，他们在召会中作不健康的工作，讲不健康的话。不健康的话就是害人的话，有毒的话；从这一面意义说，讲说不同教训，讲不健康之话的人，就如同豺狼一样，是损伤人、毒害人、不供应人的。

主在约翰十章说，祂是好牧人，祂来了，是要为人舍命，好叫人得生命（10～11）。主也说，狼来了不是叫羊得生命，而是叫羊受伤害（12）。所以那些在召会中叫人受伤害的就是豺狼。讲不同道理的人，表面看也是神的百姓，他们所传讲那些不同的道理，就是不健康的教训；不健康就是不供应人生命，就一面说乃是损伤人的。好比人吃的食物，若是不健康，就是有害的。不健康的東西吃了，不但无益，反叫人受消耗，损伤人身体的健康，影响人肉身的生命。

保罗的负担

圣经的写法好像七巧板，并非全然有系统的写在一起，乃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需要我们花工夫拼出来。在行传二十章，保罗知道以弗所召会有问题，他十分关心那里的光景，就差人去请长老来，再三叮咛嘱咐他们，要谨慎、警醒提防。之后，他就上耶路撒冷去。保罗一进耶路撒冷，问题就来了；那里正大大盛行基督徒守律法的规矩。那时雅各和众长老来见保罗，对他说，“弟兄，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二一 20）。他们不仅守律法，甚至有人在那里许拿细耳人的愿，行洁净的礼（23 下～

24，民六 2～5）。这指明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仍然遵守摩西的律法，停留在旧约时代，在犹太教强烈的影响之下，将神新约的经纶，与过时的旧约经纶混杂在一起。

被纠缠在雅各的网罗里

然而雅各却认为那是好的，并且还对保罗说，“他们听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背弃摩西，……众人总会听见你已来了，这可怎么办？”（徒二一 21～22）。雅各的意思是，耶路撒冷成千上万的信徒，不能接受保罗所作的；现在保罗有一个恶名，这该怎么办？于是劝他说，你就照着我们所告诉你的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这些人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缴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说你的事都是虚的，反而你自己却是按规律而行，遵行律法（23～24）。那四个人乃是许了拿细耳人的愿。拿细耳人为着完成洁净的礼，需缴纳献祭的费用（民六 13～17），那是非常昂贵的。按犹太人中间的规例，凡替贫穷的拿细耳人缴纳献祭费用的，不仅被认为是极其虔诚，并且自然有分于那个拿细耳人的愿。

保罗在罗马书、加拉太书强烈的告诉我们，律法已经过去。既是这样，为什么保罗到了耶路撒冷，还接受雅各的题议，再去遵行律法？或许保罗认为：“虽然我写了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但我也写了哥林多前书。我在林前九章二十节说，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

要得犹太人。现在耶路撒冷这里都是犹太人，我只好作犹太人了。”保罗这样作，说得好听，是因他不愿意和别人不同；说得不好听，他乃是妥协了。

神为着祂新约的经纶主宰的拯救

虽然保罗想向犹太人就作犹太人，向外邦人就作外邦人，但主不许可他那样作；他有分于还愿的事乃是严重的事，会破坏神新约的经纶到极点。因此，当保罗与那四个人，连续六天在殿里等候祭司来为他们献祭，就在第七天，拿细耳人的愿将完结时，忽然起了一个暴动：有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群众捉拿他（徒二一 27~30）。表面看来，那个暴动将保罗捉拿；实际上，在神眼光看来，那对保罗是个拯救。

我信当保罗连续六天在殿里等候时，心里一定觉得很“窝囊”，感觉真是“呕”，只是不敢表达，又不知如何是好。因此，他很可能迫切祷告：主，救我脱离这个“窝囊”的局面。我在罗马书、加拉太书中告诉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我已经向律法死了，与律法完全没有关系。这些话我讲得那么清楚，那个墨迹可能还没有干，怎么现在我又回来这里遵行律法？不错，我曾定意，在犹太人中间，就作犹太人。但我不会长久住在犹太地，我必须往外邦去作工；那时这个消息必定传遍外邦地。外邦信徒会问我：“保罗，你作了什么事？你怎么回事？你言行不符！看看你写给我们的书信，你如何解释？为什么你又回耶路撒冷去行律法的规例？你要如何自圆其说？”所以，保罗很可能祷告说，“主，拯救我脱离这为难的局面！”于是主借着那个暴动拯救了他。

这个暴动，在犹太人看来，是要下手害保罗，但神却主宰的保护了他。这暴动的消息一下传到罗马千夫长那里（徒二一 31），千夫长立刻带兵前来，将保罗从犹太人手中抢救、押解过去。这对保罗是极大的保障，不只救他的命脱离犹太人残害的手，更救他脱离破坏神新约经纶的险境。结果，保罗没有完成还拿细耳人之愿的事；这使召会能从犹太教的破坏中绝对分别出来。然而，这同时也终结了保罗头一部分的职事。

关于这点，我们在使徒行传生命读经中，已讲得很透彻。（第五十六篇至五十九篇，五五七至五九八页）。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结果乃是把保罗带到该撒利亚，在那里他也许被拘留了两年。但我们可以推论，那两年对保罗无疑是有益且绝佳的，这使他能安静的有所反省。在狱中，他远离一切的拦阻、吸引、打岔和影响；他必然明白，这次上耶路撒冷，自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如此，他的天就晴朗了。

实际上，从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那次会议之后，保罗灵里就深受搅扰，对耶路撒冷召会的光景很不放心。他清楚耶路撒冷的召会乃是模棱两可，对神新约的经纶并不绝对，是与旧约搀杂，使犹太的、基督的完全调在一起，以致他无法释怀。因着他的负担沉重，甚至在第三次出外尽职的旅程中，也无法忘记耶路撒冷。所以在十九章二十一节，他灵里定意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信他有一个很强的心愿，要去与雅各一同解决这个问题。不料，保罗不仅丝毫没有机会和雅各交通，自己反倒被雅各和耶路撒冷的长老们，逼到为难的处境中。至终他被雅各说服，落到雅各的“圈套”里。

然而神并没有容忍这样的情形；祂的手进来干预那个局面。首先祂拯救保罗脱离耶路撒冷召会的搀杂，同时拯救他脱离设谋杀害他的犹太人。至终，保罗被罗马人监管，从扰乱

和骚动中隔离，在该撒利亚一带坐了二年监。这样，保罗得着一段宁静的时间，有了许多观感，预备好写末了几封书信，特别是以弗所书。二年之后，他上告于该撒；这使得他又被带到罗马，在那里坐了二年监。其间他写了以弗所、腓立比、歌罗西三卷书。这三卷书的思想非常深奥，都是他坐监前所没有，也未曾写过的。乃是在这三卷书里，他启示神的经纶，是要借着神的神圣三一，将祂自己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们得着基督，就是三一神自己，而成为基督的肢体，构成基督生机的身体，作活神的召会，以彰显神。

保罗对以弗所召会的关心

从行传二十章一路下来，保罗十分关心以弗所召会的光景。所以他在监禁中，写书信给以弗所召会，将神的经纶启示出来，就是神怎样借着祂的神圣三一，将自己作到人里面，使人里面能享受基督的丰富，成为基督的肢体，构成基督的身体，以彰显三一神。这就是神在整本圣经——新旧两约里的中心异象，也是总结的异象。之后，保罗从罗马监狱出来，经过马其顿，就写了提摩太前书，告诉提摩太，在以弗所还有一些人有问题。他将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乃是要他嘱咐那些人，不可传讲与使徒所传神经纶不同的教训。这就是整个提摩太前书写作的背景。

提摩太后书的背景

保罗出监后一年多，罗马该撒尼罗开始逼迫基督徒，把领头的彼得、保罗等都下在监里。保罗在这次进监后，写了提摩太后书。在保罗第二次进监前，外邦各地召会中，已有许多犹太人传讲和新约教训不同的旧约事物。等到保罗进监，犹太化的基督徒更是大得其势；他们也许告诉人说，“你们看，保罗下监了。如果他的教训是对的，怎么神会让他下监？”保罗的下监，让那些犹太化的基督徒，那些讲说不同道理的人，有了一个很大的理由说话。因此，保罗写了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前后书写作的时间，相距约三、四年，所以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的时间并不太长。保罗在提后一章十三节说，“你从我听的那健康话语的规范，要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和爱持守着。”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持守“健康的话”，那是他在提前六章所说的。我们已经看见，这健康的话，就是新约里主耶稣所说的话，加上主的使徒们所传讲，关于神成肉体，敬虔的奥秘等类的话。保罗嘱咐提摩太要持守这话，证明当时已有信徒不持守。这乃是相当严肃的一件事。

提后一章十四节说，“你要借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保守那美好的托付。”这是主对使徒们的托付，也是使徒们托付给信徒的；乃是指将主健康的话，包括主话语中生命的丰富，储藏在我们里面，好像将钱财存在银行一样。十五节说，“你知道所有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了我。”保罗在罗马坐监，怎么远在亚西亚省的信徒能离弃他？这证明亚西亚的信徒所离弃的，不是保罗这个人，而是他的职事。这里的“我”不是指保罗个人，乃是指他的教训。到了启示录二至三章，主进来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召会时，头一封就是写给以弗所召会。这证明乃是以弗所召会带头，离弃保罗的职事和教训。这也是提摩太后书写作的背景。

当前的异象与实行

本篇信息的负担，不是解释提摩太书，乃是要接续前面的信息，说到我们当前的异象和实行。

西方属灵职事造成的难处

首先，我们交通一点历史。一九五五年，史百克弟兄第一次应邀来台湾。一九五七年，他第二次来，题起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他认为我们所走的这条路，各方面都好，只有一件事不对，并且极其不对，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就是召会的立场，也就是召会的实行。当他在世时，关于属灵生命的原则，全地可以说只有他和我们能彼此起共鸣；他对我们所看见的有共鸣，我们对他所看见的也有响应。当时史百克在西方所受的拒绝，比我们在东方所受的还要厉害。整个西方只有他看见生命的原则，也只有他讲这生命深奥的道，其他几乎没有人接受。我们在东方也讲这些深奥的道，所以在生命原则这一面，我们和他看法一致；然而在召会的实行和立场这一面，两下就交不通了。那时我们看见，召会的立场和实行是无法分开的；没有立场就没有实行，要实行就非有立场不可；但他不赞成召会的立场，也不实行召会。

一九三七至三八年，倪柝声弟兄到北欧诸国访问一年半之久，大部分时间都在伦敦，和史百克弟兄一起。倪弟兄回国后，即刻打电报请我到上海。当时他有一个特别交通，把他在伦敦和史百克弟兄交通的情形，详细说明。最后他说，在每一方面，我们两下都相通，都起共鸣，就是召会的实行这一点交不通。倪弟兄对此也表同情，认为在英国，关于召会实行的这问题，已经被弟兄会弄错误，达百年之久；因此一般追求主的人，都不愿说到这一点。这是倪弟兄同情的话，但他也说，我们和史百克弟兄之间的难处，也就在此。

邀请西方属灵职事来访

听过倪弟兄的交通后，我们就说，既然他那么称赞史百克弟兄，为什么不请他来访问？倪弟兄智慧的回答说，“时候还没有到。”那时我还不太懂这话的意思。十五年后，到了一九五四年，我们在台湾的工作很蒙主祝福，当时有位弟兄到英、美去，碰到史百克弟兄，就写信给马尼拉、香港、和台北的召会，大大荐举史弟兄，说他实在是属灵大汉，并且很有负担到远东为神作见证。

一九五五年初，我在台北正带领生命读经训练。台北召会的二位张弟兄，拿这封信来见我，我看过之后，稍微考虑一下，就告诉他们：我们多年来在主面前学习一件事，就是对人的认识不在大事上，乃在小点上；因为在大事上不太容易有问题，问题都是出在小点上。史百克弟兄出了一分“见证”报，每逢单月出版。就在一九五五年一月那一期，里面特别刊登一函，感谢人送他圣诞卡。他的报刊内容讲属灵的东西，里面却有这么一段文字。这是个低点。我们受主启示，把庆祝圣诞的事完全丢弃；但史百克弟兄，我素来所尊敬的一位，竟然刊登启事，感谢人送他圣诞卡。从这低点看来，他和我们中间必然还有些距离。如果请他来访，难免出事。所以不如就像现在这样客卿相安吧。

当时两位张弟兄同意我所说的。但过了两周，他们就说，“李弟兄，我们觉得在属灵这面，仍然需要史弟兄的帮助。”就是这一句“属灵的帮助”，使我不便说不；既然弟兄们认为有这些不同的小点不成问题，而觉得在属灵方面需要帮助，我当然不能一直坚持不请。

不过我建议，他若受邀而来，最好我们不要题召会实行的问题；因为这一点倪弟兄已经和他谈得很透彻，都无法谈通。两位张弟兄答应说，“我们只接受他属灵一面的帮助。”于是我亲自起草一封英文信，由台北的弟兄们签名，后来马尼拉和香港的弟兄也一同签名。这样，就把史弟兄请来了。

实行上造成的难处

一九五五年底史弟兄第一次来，完全讲属灵的，内容很造就人。大家很欢喜快乐，就再请他来。一九五七年春，他又应邀而来；但这一次有所不同，他清楚的告诉我们他的观感。在来访近一个月后，有一天上午，我们邀约他和全体一百多位同工交通。有一位弟兄带头问：“史弟兄，你在我们中间住了好些日子，也看见我们中间的情形，感觉如何？”我一听，立刻知道这位弟兄里面有了异议，以后也证明是事实。这位弟兄一发问，史弟兄立刻回答：“我前一次来，是有所观感，但我定规不说话；就等有机会再来，再说话。”以后我知道，那位有异议的人响应史弟兄，所以抢先发问，让史弟兄有机会说他准备要说的话。

史弟兄不同意的头一件是擘饼；他认为我们的擘饼聚会太乱，零散无章，这人喊诗，那人祷告。对此我没有说什么，因为我是翻译。第二件他不赞同的事，我愿详细说明。要知道，我们的异象若不清楚，不管我们怎么属灵，在有些事上都会变得糊涂。史弟兄在他所提的第二件事上，就显得有些糊涂。他说，“请你们告诉我，为什么你们这些在军中服役的弟兄，还没有出会所，就把军帽戴上？”那时我们的军人弟兄很多，都穿着军服来聚会。散会后这些弟兄戴上军帽，就在会所里和弟兄姊妹交通。史弟兄是看见这情形，就有所指摘。

当时一位弟兄回答：按中国的规矩，无论屋内屋外，军人站着是不准脱帽的；所以军人弟兄就根据圣经，坐着聚会时不戴帽子、不蒙头，等到报告散会了，才把帽子戴上。史弟兄听了立刻变脸说，“你们是遵守风俗，还是遵守圣经？”我听见这话，里面很不喜乐。我明白史弟兄错了，是他遵守西方的风俗，不是我们不遵守圣经。圣经是说，祷告、讲道时，男人不可蒙着头（林前十一4，7）；圣经并没有说，男人在屋里不可戴帽子。在屋里不准戴帽，是西方的风俗。所以史弟兄是以西方非基督徒所守的规矩，强迫我们遵守。

我对史弟兄没有任何成见。在那一天之前，我几乎百分之百信服这位老弟兄；他曾给我们相当的帮助，也从我们得着帮助。我们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互相来往，彼此交通。但从那一天起，我开始有了警觉。我觉得他这样作，乃是把他属灵的职事降低了。为什么他要摸这些外面的事？我曾在一九五八年应他所邀，在伦敦住了四周，参加他们的聚会。他们擘饼一小时多，自始至终都是史弟兄带领；开始是他祷告、选诗、讲道，接着大家祷告十分钟，然后他说，现在公开敬拜的时间过去了，意思是众人都不能再作什么，他一个人包办了。到一个时候，他开始分饼，先分给七位执事，再由他们分递给众人。等全体都拿了饼以后，这时史弟兄说，“现在大家一同吃。”众人才一同吃。吃完了饼，就照样分杯、喝杯。他是这样作法，自然看我们的擘饼杂乱无章。

史弟兄来到我们中间，过问我们中间擘饼的事。不仅如此，他还去摸我们军人弟兄戴帽子这更低的事；他这样作，岂不是太过了么？这些蛛丝马迹都说明，我们和他的路走不到一起，因为所见不同。

为召会的立场辨正

这些日子，我们一直觉得同心合意的紧要。但是只要在一个小点上看法不同，就无法同心合意。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次训练中，我一开头就讲主恢复的异象。我们相信弟兄姊妹都爱主，都愿意同心合意，但我们的异象如果构不上，就还是同不了。关于史弟兄，我作梦也没有想到，他那么高的属灵职事，竟然还会过问，并且是厉害的过问一些小事，这实在是不值得。这些事我只存在心里，不愿意告诉人，因为我仍愿维持一个局面。当时我们全岛五百多位同工弟兄姊妹，每天早晨都在那里受训，受他造就，我需要维持那个局面。

一天晚上，我们第二次和史弟兄在一起交通，当时情形有点尴尬，众人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就打算交通一些属灵的原则。忽然一位弟兄说，“史百克弟兄，台北这里有五个奉主名聚会的地方。请你告诉我们，那一个对，那一个不对，或者都不对？”我一听，里面吓一跳，知道会闯祸，但又不能不翻译。面对这问题，史弟兄老早有了准备；他说，没有一个对，也没有一个不对，都是相对的对。另一位弟兄听了很着急，和前一位弟兄一同问：“相对的对什么？”史弟兄立刻回答：“对基督的身量；基督身量多的就多对，少的就少对，没有的就不对。”结果弟兄们都情绪沸腾；我作翻译，还得稍微平复弟兄们的情绪。

第三次我们和史弟兄聚在一起，还是讲到这问题。我前两次都守中立，作翻译；这一次我觉得不能再中立了。当时大家都不说话，我就开口说，“我们这几次都谈到召会问题，说到召会的立场。史弟兄也告诉我们，没有都对，也没有都不对；对多对少，是看你基督的身量有多少。”当时我不动声色，以温和的口气对丹麦来的弟兄说，“弟兄们，我请问你们，神定规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期满后回国，返回原立场，建造圣殿。如果那时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申言者起来，告诉人说，不在乎你回不回耶路撒冷；你看但以理，他是那么属灵的人，都没有回耶路撒冷。所以不在乎你回不回耶路撒冷，只要属灵就可以了。我请问诸位：这样的话对不对？”

史弟兄很聪明，了解我是在驳斥他所说属灵的身量。我又接着解释说，以今天的话来说，但以理是最有属灵身量的，他基督的身量最高；然而他所以不回去，乃是时候未到。就在以色列人开始归回之时，他就去世了。他活着时无法归回，但他的心是向着耶路撒冷而去，他一天三次开窗面向耶路撒冷跪着祷告。我们的史弟兄在这里对我们讲道时，有几次非常推荐梅尔博士。我也读他的书，相当得着帮助。但是我们都知道，梅尔弟兄是留在公会里，就是我们史弟兄讲道时所定罪的“组织的基督教”（Organized Christianity）。既然梅尔博士一直留在史弟兄所定罪的组织基督教里，那么我们能因为他属灵程度高，就说他对召会的问题是对的？

我又说，“三百多年来，凡在内里生命有追求的人，无论是谁，多多少少都从盖恩夫人得到帮助，她应该是最有属灵分量的了。若谈起基督属灵的身量，恐怕在座的人中，没有一个赶得上她。但这一个非常有基督属灵身量的人——盖恩夫人——那时还在天主教里。今天稍有认识的基督徒，都定罪天主教；然而我们所敬佩的盖恩夫人，就在天主教里。我们能不能因为她属灵身量高，就说她对召会的问题也对？”

最后我说，“从这些事例就可以证明，属灵是一件事，召会的立场是另一件事。属灵是我们个人的情形，召会的立场是团体的立场，是团体的地位。所有从巴比伦地归回耶路撒

冷的，不一定个个属灵光景好；凡留在巴比伦的，也不一定个个属灵光景不好。反而我们看见归回的人中，有相当多是属灵光景不好的，因为还有娶外邦女子的。但就立场来说，他们是蒙神悦纳的，有立场能够建造圣殿。因此，不管他们情形怎么混乱，他们的立场仍是正确的。等到他们把圣殿建造起来时，神的荣耀还是充满在其中。”

因此我下结论说，今天，我们追求主，必须同时顾到这两面。属灵是我们情形的一面，立场是我们地位的一面。一个人不能光情形对，还得立场对，地位正确。今天辨别你是不是对的人，大半还不是根据你的情形，而是根据你所站的立场。无论你属灵光景怎样好，如果还留在巴比伦被掳之地，你就还是错的。归回的人情形无论如何混乱，如何糟糕，他们还是站在列祖所留下，神所命定的正确立场上。他们蒙悦纳是因为所在的立场，不是因为个人的光景。当然，他们的光景混乱，并不讨神喜悦，所以神兴起以斯拉，带他们认识律法，叫他们大蒙光照，大受责备；他们就痛哭、悔改、认罪。所以，我们不能因归回的人属灵光景差，就抹煞他们的立场；也不能因为留在巴比伦的人属灵光景好，就认可他们的立场。

我们的异象必须是构上时代的

前一篇信息，我已说过，从旧约时代起，神就给人异象。留在旧约里的人，我们不能说他没有异象，但他的异象是构不上时代的。在新约时代，四福音后有使徒行传，接着有保罗初期的书信；等到保罗进监、出监、再进监、殉道的时候，又写了八封书信，也都是关乎神的异象。过了三十年，到了主后九十年，老约翰出来写启示录，还是关乎异象。因此，整本圣经从创世记到启示录，都是异象。历代有许多爱主、敬畏主的圣徒，但他们不都有构得上时代的异象，他们有些人还留在旧约里，如迦玛列。我相信亚波罗也相当属于这一类，因为行传十八章说，他很能讲解圣经（24），很懂旧约，然而他不懂四福音，只晓得约翰的浸（25下）。可见他的异象只到那里，在施浸者约翰以后，他没有看见什么。

雅各的事例

在行传十五章，我们看见雅各是耶路撒冷召会领头的弟兄。然而他人在新约，却是一脚站在新约，一脚站在旧约；他是脚踏两艘船，手持两端。他非常敬畏神，并且十分敬虔。历史告诉我们，他敬虔到一个地步，跪着祷告，把膝盖跪得如同象皮。因此他能吸引人信主，而成为耶路撒冷召会的头号使徒。然而他虽属灵，异象却不够。历史也告诉我们，犹太人中的法利赛人、祭司等，以为雅各是站在犹太教那边，是为着犹太教的，所以题议召聚犹太和耶路撒冷地区的基督徒，让雅各对他们说话。雅各相当敬畏神，所以讲道时又讲到新约。这惹起了犹太人的忌恨，当场就把他打死。雅各是这么殉道的。然而，雅各的殉道蒙不蒙悦纳，很难断定。在他那种模棱两可的情形下，神该怎么赏赐？我只能说，只有主知道。因此，雅各虽然比迦玛列进步得多，但也没有构上时代的异象。

巴拿巴的事例

还有一个巴拿巴，他是把使徒保罗带进使徒职事里的人（徒十一 25~26）。在行传十三章，圣灵差遣他和保罗出外尽职时，还是由他领头。但是到了中途，职事有了转弯，在必要为神说话时，巴拿巴无话可说，于是保罗就顶替上去。从那天起，保罗成了领头的人。

换句话说，启示、异象都在保罗身上，不在巴拿巴身上了。等到十五章末了，他们二人起了争执，就彼此分开，不在一起了。从那时起，圣经对巴拿巴的交通、工作，就再也没有记载了。这意思是，巴拿巴已从神当时行动的局面里出去了，戏台上再也没有他的角色。虽然他也在新约里，但他所看见的异象不够。

亚波罗的事例

到了行传十八章，亚波罗进来了，也是半新约、半旧约。我们已经看见，他到以弗所去，以弗所召会最先从他得帮助。至终亚波罗的工作，在以弗所“先入为主”。亚波罗所种下的，率先进到以弗所召会里，就很难脱得干净。然而我们也从蛛丝马迹，追知以弗所召会堕落的原因，根源于亚波罗所撒的种。从新约的立场来看，那是个不同的道理，就是不同的教训。亚波罗的工作，使以弗所召会始终有个不同的教训存留着。这就是在行传二十章，保罗对以弗所召会不放心的原因。

召会离弃使徒的教训而堕落

保罗头一次进监、出监，不过三、四年的时间，他留提摩太在以弗所照顾召会，因为那里有了问题，有人传讲不同的道理。等保罗第二次进监，就写提摩太后书告诉提摩太，全亚西亚的人，就是全亚西亚的召会，都离弃了保罗的职事。由此我们能追出，召会堕落的原因，就在于离弃使徒的教训，弃绝使徒的职事。因这缘故，在启示录二至三章里，巴兰的教训、尼哥拉一党的教训、耶洗别的教训，都陆续进到了召会中。这三种教训代表着各种的异端。因着召会离开了使徒的教训，各种不同的道理就进到召会中。这是一件非常明显的事。

神圣启示的终极完成

三十年后，老约翰写启示录，写到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神的异象就写完了。所以在启示录末了，也就是全本圣经末了，就说，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神的异象就这么多了。从启示录写完之后，经过二百多年，直到主后三百九十七年，在北非迦太基大会上，包括启示录和希伯来书在内的七封书信，其权威才被确定，承认为圣言的一部分。在主后三百二十五年，康士坦丁大帝召开奈西亚大会时，启示录和希伯来书还未被承认；而这两卷书对神新约经纶的异象，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奈西亚大会所制定的信经（Creed），没有包括这两卷书里的启示。直到今天，天主教、更正教的一些教派，每逢主日聚会都要背诵奈西亚信经。我在西方为三一的真理争战时，就对他们说，“你们所信的是残缺的，其中没有说到七灵。”他们都无话可说。

同心合意的基础

所以，在主后三百九十七年，全本圣经就完全了。这本圣言摆在我们跟前，都是异象。今天我们是否跟得上这异象，全看我们对这六十六卷书的异象认识到什么地步。一千六百多年来，不知有多少爱主的人兴起；可惜的是，这么多爱主、事奉主的人，却无法同心合意。这乃是因所看见的异象不同。有的人只看见四福音的异象，觉得很好，就忠心持守福音书里的异象，不再往前。有的人往前看见使徒行传的异象，自然就和前一班人有所不同，

也无法交通。另有的人进步到一卷一卷书信中的异象，也一样和前面的人有异议。一千六百年的历史中，都有爱主的人兴起；但众人所以不能同心合意，原因不是犯罪作恶，而是各人所见异象的程度不同，并且各自留在所见的那个程度的异象里。异象的程度参差不齐，自然是无法同心合意。

十九世纪中，戴德生看见一个异象，觉得应该到中国内地传福音。你不能说他的异象不对，你只能说他的异象没有赶上时代。就是在台湾这三十几年，也有许多的不同心合意。史百克弟兄就是一例。他不爱主，不属灵么？直到今天，我还推荐他的书，有些很值得读。但是他没有看见倪弟兄在主的恢复里，带领我们所看见的。不言而喻，所有的不同，都不是因为肉体，而是因为异象的看见不同。

一九五八年，我们中间有一班年轻人，原是我看为年轻有为的，有的是借着我得救的，有的是借着栽培出来的；我也把台湾岛上的工作，如台北三会所、台中召会、嘉义召会、台南召会、高雄召会交给他们服事。但他们骄傲起来，受了史百克弟兄的影响，不讲召会的立场，只讲基督的丰满、丰满的基督。他们喊着说，他们看见了异象。到这样一个地步，同心合意自然失去了。

史弟兄虽然属灵，但难处在于他把自己异象的限度限断了，不愿意再多看；不只如此，他还认为凡和他看得不同的，都不对。他是极尽所能的要把我们中间的“立场”打掉。他曾在聚会中亲口告诉我们，他一生几十年讲道、尽职，没有在一个地方遇见这么好的“听众”。他也和我谈过，他想搬到台湾，设立一个职事站。然而，至终他与我们还是不同，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异象不同。

主恢复当前的异象

那么，我们的异象是什么？曾有位青年弟兄说，倪弟兄讲十字架的功课，现在我们不讲了。这是近视的话，谁说我们不讲十字架的对付了？看看关于新耶路撒冷的信息，我们也指出，要成为珍珠门，就要经过主的死。我们必须在死里享受主复活生命的分泌，才能成为珍珠。此外，“生命的经历”十九项，每一项对付都是讲十字架的对付。

我们是应当讲十字架的对付，但不要把这个真理弄成一个限制，一个难处。在西方有人强调说方言。我们并不反对说方言，但若有人因着强调说方言，就极力推动说方言，那是很大的损伤。讲者也许无心，但听者若是接受并扩而大之，召会就会有难处。我们总要记得，我们向来所看见的异象，不是这些小点。这些不是我们异象的中心。

我们的异象是什么？我们的异象乃是神爱世人，甚至差祂的儿子来为我们死，救赎我们这些罪人，使我们得着基督的生命，重生为神的儿女，得以享受三一神的丰富，成功为基督的身体；在实行方面，就显为各地的地方召会，实际而正式的实行身体生活。这个身体，神的召会，就是神经纶的中心。

古代神学有“经纶”一辞。但主的恢复，在中国大陆时期，还没有用过这辞。直到二十年前，我在台湾才首先使用“经营”一辞。乃是到了二年前，我们才看见整个神新约的经纶；同时也看见了神、人的调和，看见了神圣的分赐，就是三一神——父、子、灵，将祂

一切的丰富，在基督里，化身为灵，分赐到我们里面，将我们构成祂的身体。这就是神的经纶。

在我们之前几百年，没有人看见神的经纶。即使有人看见了，也没有人传讲；没有人传讲神人调和或神圣的分赐。成圣有人讲，但讲得模棱两可。我们从圣经看见，成圣有三重，就是分别的成圣、立场（地位）上的成圣、和性情上的成圣。性情上的成圣就是变化，变化包括十字架的对付和破碎。然而即使是内里生命派，甚至在开西聚会，好些属灵大汉讲属灵生命的事，也没有把变化讲透。变化的道乃是主恢复的特点。

主赐给祂恢复的异象，是包罗万有的。神的经纶、神人调和、神圣三一的分赐、信徒在基督里的救恩，包括神的拣选、呼召，信徒的重生、圣别、更新、变化、模成、得荣，这全套的真理，在整个基督教讲道的历史里，乃是我们完成恢复的。拣选、呼召、重生、圣化、更新、变化、模成、得荣等真理，乃是圣经所启示完整的真理，在此之外没有人能再加什么。

构不上时代异象的难处与危险

然而，难处在这里：不要说主恢复以外的人，或说从前的人，就是今天在我们中间，仍有少数人拘泥于自己一点的经历和看见，就说李弟兄和倪弟兄不同了。实在说，若这地上真有人认识倪弟兄，那就是我；因他已将他所看见的，统统交通给我了。我得着他莫大的帮助。所以若有人说，我作的和倪弟兄不同，那完全是外行话。当然，倪弟兄没有发挥得像我这么多，因为他没有机会。

以新约圣经恢复本来说，我天天花工夫写注解，也费了十二年之久；然而我所讲的，都不外乎倪弟兄当初所撒的种。现在我只能说，那个种长出来了，但还不够发展。我求主再多给我一些年日，好能发展在我里面的这个种。如果主再给我十二年，重新写新约生命读经，我要再写另一套；但不是讲不同的，乃是更新的。若有人觉得不同，那是他跟不上时代的异象！

我愿意主恢复里的同工、长老、并各处的召会都了解，我们今天没有不同。如果我们和别人不同，乃在于我们是从创世记亚当的头一个异象，直看到启示录异象的终极完成。如果有人仅仅看到一部分，就说我们和他不同，那不是我们和他不同，而是他构不上时代的异象。

对于构不上时代异象的人，我们不能怪他。雅各那么敬虔，我们不能怪他不对；但他没有构上时代的异象，结果不只误了自己，更误了神的事，也误了全犹太地的圣徒。因着他的迟误，引来主后七十年罗马太子提多，带着罗马大军攻陷耶路撒冷，把圣殿拆得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犹太历史家约瑟夫给我们看见，那真是悲惨的光景，许多基督徒被杀，连小孩子也遭害。谁愿意有这样的结果？但神不得不这么作。如果神不作，结果更是不可收拾，今天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就会完全混合。面对那个搀杂的光景，神必须有所清理。耶路撒冷烧得光光，千万人被杀，这是雅各的错误。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步之差，万人遭戮，历史作了这痛苦的见证。

今天主实在怜悯祂的恢复，虽然仅仅六十年，却带我们到了异象的终极完成。我盼望我们众人都能把我们当中的信息好好读读，特别是十二册的“长老训练”信息，和真理课程。你们好好研读，就得窥全豹，看见主在祂的恢复里给我们看见的异象，乃是异象的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其中包罗了传福音、爱主、十字架的对付和破碎、复活的生命、圣灵的浇灌等，统统在内。

可惜的是，就连今天，在这地上，也有信徒仅仅看见一点新约的启示，就觉得自己十分了不起，便在所看见的那一点上热心。他们因此认为我们作得太多、太过。不言而喻，今天地上许多团体的基督徒都在那里忙碌，不仅无法和我们合一，彼此也不能合一，主要原因就是异象不同，看见不同。这个不同乃在于程度上不同；基础上可说还是相同，都相信一本圣经、一位神、一位救主，也都接受一位灵、一个救恩，并相信主的宝血，同样分得信心。但在这些点上再往前去，就不同了。有的人走几步停下来，有的人走远一点，有的人走得更远。为着我们同有一个基础，我们感谢主。我们都得救了，也都同有神的生命和性情，都站在同等的地位上。但我们不动，圣灵却一直在动。圣灵一动，有的人跟上去，有的人没有跟上去。圣灵越动越往前，但跟的人越来越少。

答应主的呼召，跟随当前的异象，作得胜者

面对这种情形，我们该怎么办？感谢主，圣经末了有得胜者的呼召。虽然召会荒凉，主还承认她是召会。启示录二至三章的七个召会，虽然有的光景不好，主还承认她们是召会。主没有呼召得胜者说，离开吧，离开那七个召会。为什么？因为她们的立场对。她们不是一地多会，而是一地一会。推雅推喇虽然坏，还是一地一会，立场仍是对的。她虽败坏，那是她的情形不对，但她的立场还是对的。好比你的家，好是你的家，坏仍是你的家；若是你另分一家，并且改名换姓，那就是家的破裂。即使你的情形好，有道德、有学问，但那是你的情形；就立场而言，那是一个分裂。同样的，推雅推喇坏到极点，但是主没有要人脱离推雅推喇召会，因为她还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主乃是呼召人在其中作得胜者。

今天的光景也是这样。许多人看见了初期的异象，就满意于此；但我们不能停在那里，我们必须跟随圣灵往前。越往前，我们看见跟随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不是我们不与人同心合意，乃是他们不肯跟上来。现在我们不仅跟上了，我们还实行我们所看见、所跟随的，就是三一神的分赐，产生神人调和，成功基督的身体，作三一神的彰显；其中就要经历重生、圣别、更新、变化、模成、得荣。

主恢复当前的实行——广传福音、喂养新人、教导真理、建造召会

我们在实行上要繁增，首先要广传高品的福音，带人得救；然后建立家聚会，喂养初信者；接着要建立小排，教导真理；至终栽培、带领新人和我们一样，在各地地方召会里实行身体生活，使主能得着成熟的身体。这是我们在实行上所该达到的四件事。如果我们都看准这一个，自然能同心合意。我们不能停留在已往，那是没有前途的。异象不够，实行也构不上，没有传福音、真理教育，只有背十字架、受十字架对付和破碎，这会有什么前途？

我很清楚主给我的责任。我多少是个带领的人，对自己的所说所作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那不只影响成百的人，乃是影响成万的人，将来在主面前，我是要交账的；所以我很

多观察。有人强调十字架的道，但在他身上没有多少实行，要发脾气时，照样发脾气，反而
不传福音，不喂养、带领人，也不追求真理。对这样的人，十字架不过就是个道理。

我们不要道理，乃要看见异象。我们已经看见构上时代的异象，从创世记开始直到启示
录终结。现在就需要我们正确的来实行。马太二十四章十四节说，“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
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意思是，无论如何，今天我们都该传福音。
我们的每一分钱、每一滴汗，甚至每一滴泪、每一滴血，为着福音都应该。这样，我们才
对得起主和祂的福音。小小的台湾岛上有二千万人，基督徒不过五十万，我们还能安静不
动，不火热传福音么？若是这样，我们怎么向主交账？我相信有一天，当我们站在主的审
判台前时，主会问我们：你在台湾住了那么久，你对我的福音是什么态度？主会说，祂不
是忍心的主，至少都给了我们一千两，我们是怎么用的？用多少？带几个人得救？喂养、
照顾了多少人？教导多少人？将来我们都得一一回答。

马太二十四至二十五章给我们看见，有一天，我们都要照样站在主面前，一点一点的交账。
我承认自己的责任更重大；我也同样要站在祂面前，向祂交账，但我不能替你们交账。今天
你们起来接受我的带领，为此我感谢赞美主，也为你们向主敬拜。但你们必须清楚，你们不
是跟随我，而是跟随这个终极完成的异象，并且照主的话实行，去广传福音。没有人能说，
他不会传福音。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命令乃是给
所有信徒的。圣经没有一句话说，有人可以不传福音。如果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向主忠信、
殷勤，台湾这个人口稠密的地方，召会的人数必定大为繁增。但如果我们不作，到主面前我
们就无话可说了。

在座的不是同工、长老，就是全时间学习事奉主的。请你们安静想想：在台湾这人口众多
的岛上，你若无法一年救一、二个人，到主面前你如何交账？如果我们一年带一个人得救，
不必太久，就能达到福音化台湾的目标。然而我们若都按兵不动，如何福音化？在马太二十
章的比喻里，园主出去，看见有人站着，就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6）。凡
不为着福音行动的，即使是追求“属灵”、认识真理，在主看都是“闲站”。今天我们讲同
心合意，不是为着一个作法，乃是盼望众人都同主的心。主的心就是要我们进葡萄园去，为
祂的福音劳苦。如果我们都同主的心，去把三一神分赐给人，使人得着祂的生命，成为祂的
肢体，构成祂的身体，作祂丰满的彰显，自然我们就是同心合意。

今天的要求——同心合意，配搭忠心

传福音乃是繁增的头一步。接着我们要有家聚会，喂养初信者；也要建立小排，教导真理；
至终要有身体生活的实际彰显。这四件事，必须成为主恢复中众召会的家风。要有这个风气，
就非得我们眼光一致、同心合意不可。因这缘故，我才把终极完成的异象摆出来。今天我们
不要再强调不同的作法，有不同的带领；因为我们都在主的恢复里，看见今天异象的总结。
即使有人跟不上、看不清楚，也不要说什么，只要跟着走，必定蒙福。比如挪亚的儿子，不
见得看见挪亚所看见的异象，但他们与父亲同心合意，紧紧跟随，就与父亲同得拯救。还有
彼得，他乃是盲目的跟随主；他什么也不懂，只知道异象是在主身上，就跟上去了，结果他
也蒙福。

如果我们还有不同的强调和作法，那只会消耗我们的精神，分弱我们的信心；这样，我们就失去同心合意，士气也会殆尽。但我们若同心合意，厉害的传福音，越传越热，彼此越烧越起劲，甚至新得救的圣徒也尽功用，就必然士气如虹，势如破竹，无论到那里传福音，都能得胜有余。这是我们必须有的光景。

不要质疑为什么十年前我们不这样作？十年前我们对工作的路，还不像今天这么清楚。感谢主，祂带领我们一直进步。如果有小孩十年不长大，他必定有痼疾；如果今天我还讲十年前的道，你们一定会觉得我不长进。现在我们不是改作法，乃是进步、扩展了。我在美国二十三年，腔调没有改变，面对那么多的反对、攻击，始终坚定真理。但今天，我们的工作要进步，因为主给我们的异象进步了。